

漢書門類

四	二	四	四
二	四	一	四
一	〇	四	架
冊			

四二四  
二七三  
一四一  
一九〇

內閣文庫	
番號	漢 4244
冊數	10( 7)
函號	273 241

0 1 2 3 4 5 6 7 8 9 10

A 1 2 3 4 5 6 M 8 9 10 11 12 13 14 15 B 17 18 19

Kodak Gray Scale



© Kodak, 2007 TM: Kodak





詩經微言卷十三小雅

桑扈

徐儵弦曰首章言其德足以得天次章言其德有以統人三章就平日在國言見以德盛而獲福四章就今日在燕言見以禮恭而獲福○姚承菴曰君子樂胥受天之祐泛說所以受祐處全在屏翰上故次去萬邦之屏三章就屏翰之可為憲處頌其受福之不那四章又本其交之匪覈者頌其福不求而自至總之所謂受天之祐也

首三章未克升曰桑扈交飛則彼此相輝而有文人臣受燕則上下相與而獲福則以相受之益為與但人臣之福本出於君



而曰天祐者天子之德詞○揚見字曰樂胥雖是呼過之詞亦  
泛言其有易簡可樂之德也不宜輕看○薛方山曰桑扈之飛  
若諸侯之有往來也故以為與萬邦之屏是諸侯見成事非頌  
禱之詞

頤仲恭曰疏以桑扈之有文章喻君臣之有禮節殊有理朱  
傳則以為不取義之與耳○葉桂山曰以一身為萬國之藩  
衝亦其功之可頌者也

三四章薛方山曰之屏之翰而百辟為憲則其功大矣功大者  
易以驕故言不戢不那則受福之多兕觥其觥而肯酒思柔則  
其情通矣情通者易以肆故言彼交匪敖則萬福來求兩章皆

以頌禱之詞寓戒飭之音○輔潛菴曰百辟為憲有期之之意  
不戢不難有戒之之意○鄒嶧山曰屏者捍衛之使無侵侮翰  
者植立之使無傾覆也○憲只是屏翰中脩已治人附衆威敵  
事戢者收斂之意難者慎之意豈不云者見其宜如此也○  
陸農師曰兕善觸故先上之罰爵以兕角為之○鄭氏曰群臣  
燕飲無失禮者其罰爵似觥然陳設而已

鴛鴦

四章平看但前取與鴛鴦後取與乘馬其屢嘆不已者愛之深  
也不敢擬議其德以為報稱者敬之至也  
孔氏曰畢則執以掩物羅則張以待鳥弋不射宿故待其飛而



後畢羅之○鴛鴦必于飛畢羅始有可施君子必萬年福祿始  
有所附言若與君子而相宜者然故曰宜之○鴛鴦匹鳥弋者  
每雙得之似亦取福祿既同之義味註中則字分明是喚醒與  
意不得以萬年貫下條一氣說○考之古今注鴛鴦水鳥雌雄  
未嘗相離故常戢其左翼乃君子以萬年而享遐福亦有相維  
不相舍之意在○鄒嶧山曰萬年是永久意不作壽說首章宜  
字自福祿就我言次章宜字自我享福祿言○又曰諸說以艾  
為奉養之厚緩為優游之樂看來福祿字既實則艾緩字宜虛  
當只說福祿有以養其身有以寧其身如云一身之間皆安富  
尊榮之福為之培植保定也方合詩人之旨○徐徹弦曰斬芻  
曰摧飼粟曰秣○乘馬為人所養亦人所安故以取興○唐荆  
川曰通章重萬年上蓋天子不難於福祿而難於悠久惟萬年  
則足以享此福祿矣

頰弁

三章平看前二章專言兄弟末一章兼言甥舅只是叶韻之詞  
○徐徹弦曰首二章但言親之情至未及死喪之感則意愈  
切矣  
首二章輔潛菴曰首言與燕者其弁頰然只是賦體而實維伊  
何又以起下豈伊異人兄弟匪他此則興也○說文頰舉頭貌  
○孔氏曰爵弁士祭服韋弁即戎冠非常服也惟皮弁上下通



用○婉承庵曰伊何是問何人斯故下應以兄弟匪他何期是問何期約故下應以兄弟具來○儀禮舅之子內兄弟也姑之子外兄弟也○淮南子兒絲無根而生茯苓抽兔絲死○徐敞弦曰蔦蘿松柏均為地所出而有相附之勢亦猶兄弟與已一氣所分而有相依之情庶几幸詞也○陳行之曰蔦蘿附松柏以生猶兄弟親戚附天子以為親非惟情相固結其勢亦有與國同休戚者○又曰何期即夜如何其之其時善也物得其時則善矣○黃氏佐曰未見既見與他處不同當以未宴既宴說○孔氏曰奕々憂之狀憂則心遊不定故以為無所薄○炳々即楚詞所謂憑心也滅以炳々形之自見○陳行之曰天倫之

樂既叙天下事無有善於此者故曰有滅

未章陸農師曰說文霰稷雪也言其霰粒如未○大戴禮陰氣滕凝為霜雪陽氣滕散為雨露○徐敞弦曰樂酒今夕君子維宴則凡生前之可憂身後之可慮者一切置之度外矣易曰日昃之離不鼓缶而歌則大耋之嗥與此同意○徐玄扈曰維宴之維註但當二字正解此一云維兄弟甥舅是宴他人不與也便呆○鄒嶧山曰樂酒二句此主人自言當自盡其情非勸其兄弟甥舅也○人生在世光陰幾何今夕得遇於此他日又知何處失此不樂恐後會難期但當燕飲以盡今夕之歡也

序曰頰弁諸公刺幽王也暴戾無親不能燕樂同姓親睦九



族孤危將亡故作是詩也○左傳王使詹桓伯辭於晉曰我在伯父猶衣服之有冠冕○鄭氏曰女蘿兔絲喻諸公非自有尊託王之尊見王明則榮王衰則微○嚴華谷曰幽王之時亂亡已迫而不自知族人與國同休戚深竊憂之無由進其忠告假以王不宴樂同姓為辭而告以禍敗之戒非真欲王宴樂之也○又曰未章言國亡無日族人縱得見王其能幾乎樂酒今日謂未保明日之存亡也維宴謂天下之事已無可為維須飲耳其辭甚迫矣○陶逸則曰只豈伊及人一語便有幾許傷恨之意

車臺

少見予之意云爾○徐倣弦曰情最深者略其物之輕思有餘者忘其德之薄○昏義曰共牢而食合卺而醕所以合休同尊卑以親之○鄒嶧山曰析薪而其葉滑然所得副所求也故以為與鮮我觀爾猶云難得見爾也亦重在德上○葉臺山曰此本其好德之出於誠也重心寫上惟得賢內助而相樂而飢渴之恩於焉寫矣

未章碩仲恭曰高山景行與新婚之令德仰止行止與慰我心註引表記甚有意○薛希之曰四牡二句是脩往迎之儀即首章事觀爾二句是遂得見之顛即次章以下事以慰其心所謂釋飢渴之望遂燕樂之情也雖無始終文義當一直說下



姚承庵曰陟彼高岡二章總見令德希既而我幸得此為配也○又曰四牡騤々六轡如琴與曷不肅雝和鳶雝々頗相類似即於車馬之間徵其德也○黃東發曰景行言大路也表記蓋幽草取義唐明皇孝經序有景行先哲之語似以景行為人心向往之虛字後世遂有景慕之說皆始於明皇之藩筮曰思季女若飢渴而不傷極燕喜而不淫開睢之後吾取車牽馬○朱克升曰正小雅有鹿鳴以燕群臣有棠棣以燕兄弟有伐木以燕朋友而獨夫婦缺焉則此詩亦燕禮上下通用之樂典

序曰草牽刺幽王也褒姒嫉妬無道並進譏巧敗國德澤不加於民周人思得賢女以配君子故作是詩○鄧潛谷曰車牽思淑女也褒姒譏巧王惑之大夫念不能得之於王思得淑女配王移其心焉或云是逆申后時詩與衛碩人意同集傳以為樂新婚之詩親迎者所自作若然當入風非雅矣抑又風斯下矣○沈仲容曰禮云婚禮不賀人之序也又曰娶婦之家三月不舉樂思嗣親也新婚安得有燕耶

青蠅

揚見字曰此詩極有委曲首喻諛言之惑人而戒主以勿聽次要其終極於亂國之大而未又原其始起於交媾之微欲王謹



之於微正以杜其聽之端也○劉安成曰首章以青蠅與君子對言故知以蠅比諛下二章以青蠅與諛人對言故知屬與○朱克升曰首章為比重在管、二字後二章為與重在止字一嚴華谷曰蠅能汚白為黑如諛人之誣讒善類驅去復還如小人之易進難退故以取喻○又曰蠅集於樊籬喻諛人為亂漸致迫近當防其微也○又曰持心猜忌則諛易入○段氏曰蠅糞久能敗物所謂蠅糞玷玉也○徐倣弦曰青蠅往來管、以亂人聽而諛人之交亂四國構我二人亦有惑聽之意○青蠅而止其所則勢難驅諛人而恣其欲則亂難弭故又以為與○陳行之曰毀已於上以携其君臣之交而使之得罪也故曰構

薛方山曰首章是未至而望之切言其始也次三章是既至而樂之深言其終也未章則總始終言之

姚承庵曰男女之配所重在德故首章與德音之來括次章幸令德之來教三章喜其德而歌舞四五章則形容其所為喜者幸其德可景仰不負親迎初心也

首二章章小東曰燕飲聚會有好友在焉最為可樂今德音來括則窈窕淑女君子好逑不在好友之下矣○朱克升曰鷓來集林女來教已皆可喜者而又以二彼字相應為與○又曰上言德音聞其有是德也此言令德則見其有是德矣故叠燕喜之意而申以無射云○薛希之曰婚如以時故曰辰彼碩女令



德來教只輔內治以補吾所不及便自有誨的意思在○徐玄  
扈曰譽樂也即韓姑燕譽之譽或作稱揚其德來是

姚承庵曰夫妻相敬如賓此云雖無好友蓋自謙之詞○列  
女傳引詩作展彼頤女

三四章鄒嶧山曰燕以成禮以情不以物也妻以配已助德非  
較德也故惟望其豐齊之不計賢愚之相忘庶幾樂吾之樂焉  
耳○徐玄扈曰雖無字不重謙重在相樂上蓋謙言物與德之  
無無、非欲其盡情以相樂也庶幾與之、詞非食多寡之謂  
○姚承庵曰自慚雖無德而獲令德之教不覺樂意之形故曰  
夫歌且舞非真歌且舞也又曰庶幾云者若曰式飲式食庶乎

我二人

前漢昌邑王傳云王夢青蠅之矢積四階東可五六石以問  
郎中令遂、曰陛下慎之詩云營、青蠅止於樊豈弟君子  
無信譖言陛下左右諛人衆多如是青蠅惡矣註惡即矢也

賓之初筵

首二章言古人因射祭而飲者之善以發自警之端三章言凡  
飲酒者始乎治常卒乎亂四章遂極言醉者之狀末章則以飲  
之不善而深致戒焉武公未必實有此失但設為之言以自箴  
儆如此

首章鄒嶧山曰一射中有三次飲酒飲酒孔偕是未射之飲舉



醕逸、是將射之飲以祈爾爵是方射之飲知得此意只疊、  
說下不必分先後謂飲而後射、而後飲○蘇氏曰先王將射  
必先行燕禮既安賓然後改縣以避射既旅然後張侯及弓既  
羈然後拾蕝求勝以爵不勝者禮節詳明人心勉飭如此其飲  
酒所以正威儀也寧至於亂哉○鋪陳曰筵藉之曰席賓之列  
於筵兩旁者其坐次皆有序故曰秩、○徐倣弦曰司馬司正  
三耦衆耦皆一人故曰左右○孔氏曰殺則實之於豆核則加  
之於籩、實有桃梅故稱核也○鄭氏曰豆實菹醢也凡非穀  
而食之曰殺○又曰王之酒已調美衆賓之飲酒又威儀齊一  
言主人敬其事而衆賓肅慎○陳行之曰說殺核便及酒、只

疊、述下非以酒之和旨屬主而遂與賓之飲酒對說也○鄒  
嶧山曰肅敬齊一而不奪德奪儀是曰孔階醕爵即所謂賓受  
之奠於席前而不舉者也至此東西以次而舉其先後之序者  
一往一來者然故曰往來有序○孔氏曰射禮有三有大射有  
賓射有燕射大射者將祭擇士於射宮賓射者謂諸侯來朝與  
之射於朝燕射者因燕賓客即與射於寢○又曰天子宮縣階  
間妨射位故改縣以避射○又曰獻奏皆奉上之言以發矢能  
中是呈奏已功故以獻為奏也○趙士會曰以祈爾爵若疑於  
爭然即形容他發矢時之心初不形之言也惟存必勝之心於  
無言即消有爭之形於不露矣○許穎陽曰不惟勝者以此自



期原不勝者之初心亦未嘗不期乎此此可見其醒然自持不  
流沉酒處○註衆耦拾發孔氏云拾更也射者更代發矢○儀  
禮曰卒射司射命設豐弟子奉豐升設於西楹之西勝者之子  
弟洗觶亦酌奠於豐上不勝者進取觶少退立卒觶進奠於豐  
下注云豐形似豆而卑○徐玄扈曰初筵初字對本章下面飲  
酒說第三章初筵又是對本章曰既醉止說不得相混蓋首章  
射飲次章射飲皆飲之善者正古人所行可為今日之法凡飲  
酒者皆能如此亦何惡於飲柰何今之淫酒毀常大異於此是  
以有後三章所云也若於射典祭者亦謂始時之善如此惜可  
其終不善耳便大夫詩人之肯矣

射義曰發彼有的以祈爾爵祈求也求中以辭爵也○嚴華  
谷曰射者各心競云我發矢中彼正鵠之的以求免爾之罰  
爵所謂其爭也君子

二章王介甫曰先王用酒常以祭祀必有禮樂有禮必有大樂  
以和之有備樂斯有備禮以成之籥舞笙鼓備樂也以洽百禮  
備禮也○徐玄扈曰錫純嘏以止主人獻尸也奏爾能以上子  
孫獻尸也奏爾時以上賓客獻尸也各段內俱有尸酢之爵即  
是祭飲非如劉氏所謂飲在祭後也○鄒嶧山曰籥舞在庭言  
文舞則武舞可知笙鼓在下言笙鼓則八音可統以祖功宗德  
著之声音故可以相通而相感以洽百禮以字承上樂末○顧



隣初曰禮樂不必十分章合上奏樂已衍祖何得至此方合禮也○毛氏曰秉籥而舞典笙鼓相應○黃氏佐曰樂之聲音節奏一依禮之先後次第故曰洽芟茨云鼓鍾送尸此樂以合禮之一也百禮如裸將妥甫迎神送尸等俱就禮文上說禮有不  
至非淪于卑即入於間故惟至而後有壬有林○姚承庵曰廟中禮度有百其多舉其儀制之大曰有壬盡其節目之詳曰有林○薛希之曰子孫皆湛焉無勉強而樂於獻尸以展將事之能蓋只各伸其敬意○朱克升曰癸禮三獻尸之後長兄弟及眾賓長皆為加爵蓋三獻尚禮成又多之是加爵也○徐倣曰孔疏謂於賓客中取人令佐主人為尸設饌者所謂室人也

○祭統曰尸飲三衆賓飲一示民有上下也○鄒嶧山尸而尸飲乎三尸酢賓而賓飲乎一以見賓客之與祭者無一人不飲而亦無一沉湎於酒者○徐玄扈曰室人特為賓加爵非自獻也只是有事為榮之意○楊見宇曰酌彼康休之爵以行時祭之禮只就賓客獻尸說○酒誥曰飲惟祀德將無醉文曰爾尚克羞饋祀爾乃自介用逸  
徐言扈曰此年曰注有祭而飲之字逐各段補尸酢意愚意說詩無補綴法若要說古人為何不說若要說盡古人為何不說盡分明是畫蛇之足也此章只重祭祀之事見酒之為用如此何必說尸酢之爵乃為飲酒事耶

詩傳



三四章莊子曰以禮飲酒者始乎治常卒乎亂○鄒嶧山曰凡飲酒者謂非射非祭而飲者也○孔氏曰此與上章古今不同而相承為首尾故再言賓之初筵○劉安成曰酒非有過飲者常至於過也飲者之於初筵亦未有過其終既醉則不能無過也公之自悔亦慎終如始而已豈必麇燕而後免酒禍哉○姚承庵曰凡人以恭敬為主而恭勝者反有拘迫之形反是又入於悒慢而無節故必曰溫々其恭○趙士會曰反々抑々謂在未醉時尚能矜持然與初即席之溫々已不同矣○徐玄扈曰抑々四句或作過脉抑揚衍下便於行文但非詩体耳○揚見字曰反々而頤禮者周旋欲中規折旋欲中矩也幡々則雖欲頤禮不可得矣抑々而縝密者擬之後言議而後動也必々則雖欲縝密不可行矣不知其秩不知反々抑々也○許南台曰四章極盡醉者之狀亦可見詩人之善於模寫載號載呶口容之不謹也屢舞傲々身容之不正也側弁之俄首容之不直也既醉而下是嘆誨之詞○鄭氏曰此更言賓既醉而異章者著為無筭爵以後也○禮記云君子可以宴可以酬不可以沉不可以酒○姚承庵曰抑々者退讓以明禮悒々者縱故以喻閑傲々是傍若無人之狀傴々是不知人事之狀○輔潛庵曰傲傲比僂々則甚矣側弁之俄屢舞傴々則又甚也不知其郵亦甚於不知其秩○瞿昆湖曰令儀還有些點檢工夫在曰維其



令儀見無令儀者之為伐德也○賓能節飲益彰主之能善是燕故曰並受其福雖說譽亦本德來

未章立之監史正欲不醉者提醒之使飲者不至醉耳故下即發明不醉者之情既危言以恐之又丁寧以戒之也不必說可監史在前亦無顧忌處○徐玄扈曰監察其惡史書其過一察一書相為副貳故曰佐非謂監所不及史則書之也○呂東萊曰淳于髡說齊威王曰賜酒太王之前執法在旁御史在後監即執法史即御史也○輔潛庵曰凡溺于酒者其病根只在一意字稍自謹飭者便不至是匪言勿言應前載號載而去也○徐玄扈曰式毋以下皆本上反耻未都是不醉者意中事欲

持以告之醉者而不可得想見他羞愧情狀目不能視心不能安分明拊心跌足之態宛然在目此等皆非實話全在摹寫意况上着精神形容不醉之情正見醉之可耻教句一直說下不斷○徐儆弦曰由醉之言俾出童殺者盖人主於醉雖監史之官不足以糾其失凡諸義理之言皆不能入矣故諛言必無之物以恐之亦所以處醉者也○山無草木曰童山故殺羊而無角曰童殺與彼重而角有辨○說文爵禮器也象爵之形所以象爵者取其鳴節、是、也○葉桂山曰飲酒間動容之失固非而妄言之得罪於人尤甚故上就威義言此特揭言語而深告戒之也○王藻君子之飲酒也受一爵而色洒如也一爵而



言、斯禮已三爵而油、已退。○禮豢豕為禮非以為禍也而  
獄訟益繁則酒之流生禍也是故先王曰為酒禮一獻之禮賓  
主百拜終日飲酒而不得醉焉此先王所以備酒禍也  
徐玄扈曰衛殷墟也康叔衛始封之君也殷俗沉湎而武王封  
康叔作酒誥以戒之意念深矣賓進之作其真能率由祖宗之  
訓者與夫武王誥康叔本以禁其欲也而反曰洗腆致用酒曰  
飲食醉飽曰自介用逸武公曰酒悔過宜其痛絕之也而反曰  
飲酒孔偕曰酌彼康爵曰並受其福而先王所以脩酒禍者豈  
自有在非必并孝養羞者燕射祭享而一切屏絕之也故曰大  
上因之其次利導之其次教誨之其次整齊之最下者與之爭

周衛二武其知此義也夫

序曰賓之初筵衛武公刺時也幽王荒廢媒近小人飲酒無  
度天下化之君臣上下沉湎淫液武公既入而作是詩也。○  
孔氏曰毛鄭俱以上二章陳古以駁今次二章刺當時之荒  
廢卒章乃言天下化之。○陶逸則曰以經文合註疏其非武  
公自悔明矣即以抑詩參之抑稱爾稱小子猶有自警之意  
此言古射禮而及淫酒又皆指賓其為刺時無疑也

魚藻

三章平看雖首言樂飲末言安居總要說出治安氣象。○輔潛  
庵曰此詩與鴛鴦相似不頌其德者不敢形容敬之至也但美



其飲酒安居如此則非德盛者不能矣

徐徹弦曰首章魚在藻而游泳適其性故首六王在鎬而王業不偏安故樂酒三章以魚依於蒲興王安於居○薛安山曰豈樂飲酒飲酒樂豈只是一意而反覆其詞以成章○徐玄扈曰諸侯之頌王也以天下之安危為君身之休戚則雖褒美之詞而保泰之謨存其中矣○未克升曰豈樂飲酒非以酒為樂也心無已私之累時無四方之虞所謂樂以天下也頌其福而德在其中○顧隣初曰那居廣說不拘、燕飲上

序曰魚藻刺幽王也言萬物失其性王居鎬京將不能以自樂故君子思古之武王焉○嚴華谷曰此詩止刺幽王後序因詩有在鎬之文遂云思武王爾○又曰水深則魚樂所謂濯淵縱壑相忘於江湖者也今淺水生藻而魚在焉露其頌然之大旨猶言魚在於沼亦匪克樂喻民之窮盛窘迫也幽王在鎬京而飲酒夫民安而後君安今民失其所而王獨樂其能久乎○又曰蒲生近岬則水又淺矣愈更窘迫也王在鎬京安然以居不知危亡之將至也○胡雙湖曰首大而尾長乃魚之瘠者

采菽

徐徹弦曰首章言寵錫之厚而歎其薄二章言始來之時而喜其至三章言入覲能敬而為天子所予四章言其獲福之宜然



五章言其獲福之必然以見好之無已也○又曰首章錫子或  
以為於迎來之時而議送往之禮不知古人作詩只欲敷陳天  
子所以待諸侯者如此耳若其先後次序固不必拘也不然三  
章已言彼交匪紆而未始云亦是戾矣亦有旣不通矣○徐玄  
扈曰彼交匪紆故宜其獲福此一篇大旨

首章采菽必盛之筐管君子來朝而可無錫子乎蓋物各有以  
處之故以起興○朱克升曰菽葉可為餼焚故采之為祭祀之  
用○徐敞弦曰采菽四句以盛物有常器與待臣有常禮○又  
曰金輅以賜同姓樊纓九就象輅以賜異姓樊纓七就玄衣以  
賜上公及黼以徧列侯不可入卿大夫注是禮之全文耳○陳

少南曰上公九章其服用袞諸侯皆上公詩人取其錫予之  
至厚者爾○黃氏佐曰有袞龍以繪於衣自公而下隨其等以  
降殺有黼黻以刺於裳自子男而上隨其等而加隆○孔氏曰  
王蒸注云龍卷畫龍於衣卷字或作袞然則以龍首卷然謂之  
袞是龍之狀也○楊見宇曰何錫于之貫下一氣說言將何  
以錫子之而罄此禮下之典則維此車馬維此袞黼之錫云爾  
○姚承庵曰雖無子之口氣最難体言吾於君子來朝錫賚之  
心誠無窮也而車馬服物有定數今雖無以子之維此路車乘  
馬爾矣又將何以子之維此玄袞及黼爾矣此外更無可益者  
其能惟吾心也乎哉要見馭幸之典自應乃爾非所謂殊恩異



數也○又曰如今人說饋送雖無他物維有這箇物事然但有此却不能盡我的意思

二章鄒嶧山曰此章有喜其至止之意○又曰稱諸侯之儀衛者見謹飭之度寓乎其中不徒以文物之盛也○王氏曰噤言其声之細無敢馳驅故也○徐倣弦曰載駮載駟言四馬之中以兩為駮而一車之駕以駟為乘

三章薛方山曰白虎通帶蔽也行以蔽前上廣一尺下廣二尺天子朱芾諸侯赤芾幅束其脛自足至脰幅雖微而有差等之度故左氏曰帶裳幅舄昭其度也○易乾鑿度曰古者田魚而食曰衣其皮先知蔽前後知蔽後王易之以布帛而猶知蔽

前者重古道不忘本○說文騰緘也名行滕者言所緘束之今之布襪其遺制也○唐荆川曰覲君欲以行禮赤芾謹拜跪也行禮必有周旋邪幅便趨踰也舉此二者以見其餘○朱克升曰盛服以自飾小心以上交而得君心所許予有許予之心斯有錫予之實詩人是以反覆其詞也○徐玄扈曰天子所予字虛看天子褒予其臣必有言以將之故曰命如首章之錫予皆是也福祿又推開一步○薛方山曰福祿舊俱就予命上說但首章方以為薄豈有此却指為福祿之理君雖至尊亦不若是之自諱也○何確齋曰天子命之是君春命之也福祿申之是天申重之也泛說為是○楊見宇曰惟匪紆而為天子所予



則雖無心於希寵而天子自命之雖無心於干祿而福祿自中之只就上咏嘆之語○鄒嶧山曰申者始終不替之意

四章徐倣弦曰維赫得天澤地氣之厚是以校長而葉茂惟君子懷才抱德之全是以殿邦而聚福根上匪紆之敬末○又曰殿重也天子之邦王朝也○章小東曰末則增重王都歸則藩衛王室故曰殿天子之邦○孔氏曰軍行在後曰殿取其鎮重之義○薛希之曰辨則不雜治則不亂總是威儆整齊之意天從行之大夫亦皆精白以承休德所謂追琢其旅也正見諸侯之敬所宜錫予處

末章徐倣弦曰此以纚維二字與葵脆二義天子葵之見其得君心比天子所予更深一步優游者言其忠愛之心出於自然非止於畏罪懼禍而勉強不得已者也○憂盛危明之惴素簡在於帝心知非以飲酒那居之頌娛其君也此是天子葵之處○左右之從與優游之戾皆是作詩者用意點綴處見不獨君子賢而其旅亦賢不獨在朝能敬而在道時已預其敬題外生意復翻出一段餘波

序曰采菽刺幽王也侮慢諸侯諸侯來朝不能錫命以禮數徵會之而無信義君子見微而思古焉○沈仲容曰左傳以為此幽王舉火戲諸侯悅褒姒時也○姚承庵曰天子深嘉其忠敬欲令優游於王畿而不遽去焉蓋錫子之不足亦春



留之無已也天不訓至宜作止字解看綿纒維之亦便有挽留之意在平、率從是幸其來亦是戾矣是惜其去○漢書杜鄴曰人情恩深者其養謹愛至者其求詳夫戚而不見殊孰能無怨以棠棣角弓之詩所為作也

角弓

徐敞弦曰首章言王不可遠其兄弟二三章承言王苟遠之則人皆效之彼不令兄弟之相病者多矣四章承言民之相怨無他特嫌已一偏之見耳以此措怨而取爵位終亦必亡况此人但知害人以利己全不審己之不能堪但知貪黷無厭而不知其得之已滿此與老馬不顧後食餽酌取者何異然原其所以

皆王實致之耳苟其反是則人亦以善附矣今王不然而惟謬是聽此吾所以憂也○許南台曰相怨相諛惟在小人而誰實使之則王不親九族之故使字是一篇骨子○骨肉相怨本就王之宗族說而民之胥然胥效與民之相怨一方只借來做一話柄意仍說歸宗族上去觀朱傳於民之無良下復轉上兄弟意可想矣○鄧潛谷曰角弓傷親離也訓王自反焉是頰弁之應也

首章徐玄扈曰角弓張之乃來一弛便去兄弟婚姻親之乃近一疏便遠言當龜勉同心之意○孔氏曰冬官弓人以六材為弓謂幹角筋膠絲漆也此言角弓蓋別有角弓如今北狄所用



毛詩卷八  
者弛則體反若不繼繫則不復任用也○角弓有張弛之道兄弟婚姻無相睽之理當是反與○鄭氏曰相踈遠則以親之理易以生怨

二三章又曰言王汝不親骨肉則天下之人皆如之見汝之教令無善無惡所尚者天下之人皆學之言上之化下不可不惧○鄒嶧山曰然者然其所為也就意見說做者做其所為也就作為說○又曰此以感應之理言教字只就遠上看蓋上之相遠即其所以教民者也○姚承庵曰爾之教矣二句申上說若曰民何以胥然哉爾之教也爾教之民胥倣之矣以教是身教下毋教猱升木正與此應○徐玄扈曰三章抑揚說重王化上

人性無常惟上所帥令者固不變不令者則交矣人之令者少不令者多則化於王之不善者豈少哉○又曰衛叔寶云人有不及可以情恕非意相干可以理遣况兄弟之間乎雖或以不善相加遺不無出於過誤吾惟以慈念攝之雅量容之則弘忍所化怨毒俱消矣若斤、繩墨不少假借彼以逆來吾以逆往情散而不屬彙構而日深惡稔禍積何時已乎所謂景星慶雲妖氛厲鬼皆自一念之寬窄始詩言綽、有裕交相為瘡民之無良相怨一方真可謂熟於人情老於世故者也○葉桂山曰兄弟之間惟寬容包涵最好故以綽、為令若彼此遞相責望意思已自緊急迫狹了安得不至相病



姚承庵曰綽裕狀相與之和交瘡狀相煎之急只泛論不根  
王化不善來傳注太拘且與胥倣意相礙○以進退綽然  
有餘裕照看還是不為間俗係累非存心寬裕之義  
四章徐玄扈曰相怨一方此句法妙品已斯已者交傾互軋同  
歸於盡也今人兄弟分爭財產兩俱破敗非所謂受爵不讓至  
於已斯亡者乎故曰兩人相讓則俱得食兩人不相讓則俱不  
得政此意也○楊見宇曰一方只是膠於意見之偏如所謂各  
執一說是也○朱克升曰一方者私已所見非大同之道也比  
則合四方為一而廓然矣已斯亡者亡而後已也詞倒如此○  
鄭氏曰爵祿不以相讓故怨禍及之比周而黨愈少鄙爭而介

愈辱求安而身愈危

叢華谷曰民之相怨各執一偏或因益酒夫歡至亡其身詩  
蓋為持平之說以解之也○鄧潛谷曰怨不在大受爵不讓  
而怨萌生或以死亡子公之嘗菴是已禮無微或忽也是已  
怨之道也

五章許南台曰上喻小人不量力下喻小人不知足也○郝鹿  
野曰肩重而不願必至於敗轅既飽而求食必至於潰腹既醉  
而求飲必至於濡首三喻皆終受爵不讓之意○楊見宇曰此  
承上章一氣說下言國家之爵位惟才力之優者堪之今不自  
量力之不堪而貪黷無已足敗如老馬而又如食如酌之不止



未有不亡者也

鄧潜谷曰飲食過反吐曰嘔

六章鄭沃曰猱之性善登木若教使其為之必也塗之性善著若以塗附其著亦必也○母字貫下兩喻叠說○王延壽王孫賦云緣百仞之高木扳窈窕之長枝○胡雙湖曰母教云者申二章爾教之義而禁止之也○君子有美道則小人皆連屬而相親今無良之人相怨由王不教之也○徐玄扈曰與屬々字佳有搏散合離之意

七八章姚承庵曰此深罪正之聽諛而不察接引諛惡之人安處於敷情養成薄惡之俗大類於蠻夷此皆王之身教所及也

故曰我是用憂○朱克升曰上刺王信諛以長惡人下刺王信諛以長惡俗○徐徹弦曰雪之盛者見日氣即消可見諛言雖多少用其明何能自肆○姚承庵曰式居婁驕使安處於高亢放情之域○王介甫曰粲然有文以相接驩然有息以相愛中國之道也中國道盡則如蠻如髦矣是大亂之道也○鄭氏曰髦西夷別名○昔辛有適伊川見有被髮野祭者曰不及百年此其戎乎其禮先亡矣已而楚子果還陸渾之戎於此類之應也如嚮我是用憂詩人之意深矣厥後幽王卒死大戎之難可

長哉

鄭氏曰遺讀曰隨式用也婁斂也今王不以善政啓小人之



心則無肯謙虛以禮相卑下先人而後已用此自居處歛其  
驕慢之過者○章小東曰式居語詞或以益訓居終屬牽強  
○朱克升曰式居屢驕言王信謔使小人以驕慢自處者不  
一也慢則諛愈甚矣

苑柳

向景巖曰首二章喻已不敢朝末章與王不可朝總是言其不  
朝之故也○朱克升曰始則慮其極欲以求於我繼其慮其過  
分以求於我終則慮其貪欲無厭而加禍於我也○苛責無已  
人自難堪讀者當原其不得已之情若君臣之義又當別論○  
畏其暴雷之甚若上帝然故云甚蹈中已有極字意無自暱馬

尚未說也○陳行之曰靖之不必是靖難但一人朝則諸侯皆  
朝而王室安故云○姚承庵曰覲俾予靖之一俾字見當時天  
子猶能令諸侯但令之而復深來之故諸侯懷怨耳○又曰無  
自暱是戒詞無自瘵則深疾其病已也○孔氏曰飛亦至天而  
止王心轉側無常人不知其所止○沈仲容曰彼也者外之也  
人也者卑之也君以此稱臣固見昏雷之過臣以此稱君亦豈  
忠厚之情○凶矜即上予極予邁之意蓋貪縱無極則難揖貴  
望無已則難塞加禍所不免矣○史記魯仲連傳周威烈王時  
齊威王率天下諸侯而朝周之貧且微諸侯莫朝而齊獨朝之  
居歲餘周烈王諸齊侯不往周怒計於齊曰天崩地坼天子下



毛詩傳言 卷八 下  
十三  
席東藩之臣田齊後至則斲威王怒曰叱嗟而母婢也卒為天下笑故生則朝周死則叱之誠不忍其求也

朱克升曰鬱陰之木可懸暴雷之主雜覩又其意以為興也  
○姚承庵曰曷予靖之二句若曰曷為予既靖之而反自取其禍居之以凶矜也遭此禍而可憐曰凶矜

都人士

通篇總是追想都人之美而深致願見之意不得以見不見分言○徐玄扈曰作者於亂離之後追憶往事蓋就所及見非必謂文武成康之盛也東漢光武為司隸時入洛陽吏士見其僚屬皆懽喜不勝老吏或垂涕曰不圖今日復見漢官威儀即此

詩之意

首章嚴華谷曰彼指古人稱彼以形此也都人士對君子女言之謂男子耳士通貴賤之稱○人物之美就儀容徵之而都邑之盛又以人物儀容徵之孤裘以見服之衷也不改以見度有常也有章以見詞有法也作三項看○輔潛庵曰容則德之符言則德之發容言如此則其德可知○徐玄扈曰行歸就今日說言昔時之美如此今一往而不可復見矣倘得行歸於周再觀昔時之盛豈不為萬民所瞻望乎久慕而忽見如昔出而乍歸也此句法妙品○楊見宇曰望乃快睹之意與後云何盱矣作懸望者稍不同



二三四章陳行之曰臺笠緇撮見他冲朴處綢直如髮見他閑雅處○張子曰其首飾綢直如髮之本然謂不用髮髻為高髻之類○徐玄扈曰綢直如髮如字古而字通猶言綢直其髮耳○說文綢密也○朱克升曰綢直言其多而不局曲也○徐徽弦曰充耳琇實言士有禮服謂之尹吉言女有禮法○孔氏曰節南山云尹氏太師是世為公卿韓奕云為韓姑相攸汾王之甥是姑與周室為昏姻也故見都人之女有禮法者謂之尹吉○姚承庵曰凡國俗趋向都效大家所為故特稱尹吉○徐玄扈曰言從之邁與行婦工尚同意俱是設言得見之喜以甚其不得見之思耳○章小東曰言從之邁即聊與子同婦意

未章蘇氏曰帶由具自餘而垂之髮由其自揚而卷之言古之為容者從其自然而非強也○徐玄扈曰服飾氣象固欲其盛美而有意文飾亦非盛世之象惟自然閑美不假修飾則無舒肆冶容之態而民生之咸獲自盡槩可知矣盱望也與云何其盱一例當云使我如何其懸望乎言望之甚也○又曰凡詩二句為節止是一意有二句二轉者胡能有定寧不我頌我不見兮言從之邁是也有一句二轉者誰與獨處勿替引之是也皆尚法之變格也凡詩体不一緩急異態或意本直致而雍容揄揚朱弦三嘆或意本繁委而急節短腔下管偏疾大約鋪張盛美遠調為多陳叙哀情促音獨用曰此尋之亦可以盡文章之



變極才人之致矣

采綠

姚承庵曰首章是及期而思次章是過期而思三四章是思其至而得相從也○徐玄扈曰此詩與卷耳載馳同體俱是託言毫無事實古人含情寄況大都若此

嚴華谷曰婦人夫不在不為容飾髮久不櫛則曲局不舒展庶幾其夫之歸而沐之望之辭也○予疑曲局有誰適為之意五日六日只借以形容其失期或云六日不詹未久也今人失咲矣○張七澤曰後二章之意蓋言君子未歸而實勞我心如此使其得歸狩則為之韋弓釣則為之綸繩釣而有所獲也則我亦得與君子共觀之相親相暱不至如今之怨曠也然而君子之歸何時耶只如此說便是思望之切若云欲無往而不與之俱則近於俚矣殊失詩人溫厚之旨○陳行之曰韋為弓室當是韋以待用非謂射畢韋之也○徐儆弦曰自是以後雅之音嚮漸入於風

序曰采綠刺怨曠也幽王之時多怨曠者也

黍苗

通詩只疊說去首言南行之勞惟大臣能勞之中遂自幸其可成功而歸未又預道其功成而慰王心也○當時申伯苟無功於周而宣王封之勞良動衆怨詛在所不免今行役者爭勸



而樂成之吾以知宣王之能任賢也○朱傳將徒役云者言統率之而南行也是將軍之將非將然之義

首章鄒嶧山曰物生盛有天澤以濟之遠行勞有仁人以慰之此興意也○趙士會曰悠々南行以地遠而時久也此中有勞苦意故惟召伯能慰勞体悉之

二三章徐玄扈曰我任二章舊說謂徒役者有召伯之勞故感激勸勉必謝功既成而後歸也愚意此徒役者慶幸之詞蓋惟有召伯之勞來撫循故今日之役無有他虞凡我同役惟待土功既成言旋言歸而已如此方似本章語氣○自古與大事動大衆行者鮮不告勞亦無不切懷歸之想者此詩而言我行既

集蓋云歸哉若有欣然竣役之意只平々說去便見上之所使使之者不必更添勞而不怨意也或以為召公慰諭之詞示以歸期安其心耳亦非本旨○許南台曰我任二句俱指人言有負任者有推輓者有御車者有服牛者觀我字可見

四五章徐倣弦曰此皆歸功預道之詞○薛希之曰肅々以規模形勢言營之謂區畫董治之也烈々以趨事赴工言成之謂鼓舞激勸之也○鄒嶧山曰成功包城池官室寢廟門社下文抽出原隰泉流言○又曰召伯撫綏有道使惰者勉而能者勸急者奮而懦者激故能成其烈々也○楊見守曰相其原隰使皆可由非夷其高下而使之平也地平天成即此平字○趙士



會曰原隰就疆理言辨土宜也泉流就溝洫言資灌溉也○徐  
玄扈曰建功以土地為重故原隰泉流持於謝功中抽出言之  
因高而高因下而下各得其宜是謂既平○又曰王心雖重展  
親報功亦無式是南邦意○姚承庵曰召伯有成王心則寧見  
召伯之營必期王心之寧而後止而當時民情又必召伯之寧  
王心而後止也此方是人臣任事之忠人民徃役之義○周禮  
稻人掌稼下地以潴畜水以防止水以溝蕩水以遂均水以列  
舍水以澮瀉水

沈仲容曰黍苗與崧高相表裏但黍苗詞格簡作於行役士庶  
崧高鋪叙宏濶作於名公鉅賢所謂山林臺閣氣象迥然自別  
○左氏傳曰季武子如晉侯享之范宣子為賦黍苗武子曰  
小國之仰大國也如百穀之仰膏雨若常膏之天下其輯睦豈  
惟敝邑○朱子曰封諸侯故是大事當初召伯帶領許多車徒  
人馬去也是勞攘古人重勞民如此等事却又不然更不可曉

隰乘

徐敞弦曰首三章屢與見賢之喜未一章極道愛賢之誠喜與  
愛不同喜就既見時言愛就未見時言

首三章鄒嶧山曰其樂如何欲自言而非言語所能形容也云  
何不樂欲自止而非在我所能遏抑也○徐玄扈曰葉幽者深  
綠而似黑也字法妙品○又曰德音孔膠舊以為好賢之譽章



小東云既見君子則喜其德音之相契而固結之不解誰得而  
間之鄒陽所謂堅如膠漆兄弟不能離易所謂二人同心其利  
斷金同心之言其臭如蘭者也○劉峻曰心同琴瑟言鬱郁於  
蘭菹道協膠漆志婉恋於墳簞

姚承庵曰德音孔膠就已該言已獲見君子亦竊禮賢之盛  
名也

未章徐玄扈曰文氣連說不斷遐不謂矣典中心藏之一正一  
反真情惻惻宛轉曲盡味其語脉更有一段不啻若是其口出  
氣象展轉諷誦如見其人章法妙品○又曰本不欲忘却說何  
待而忘乃詩人形容之妙須善會其意○徐做弦曰唐人詩

中辟積千般語到得相逢一句無蓋非不欲道也不能道也若  
說意之所蓄者深言之所示者淺則有意不欲道失詩人之旨  
矣○樂府視刀環歌常恨言語淺不如人意深今朝兩相見脉  
脉動人心

### 白華

首言夫婦之相親自有常理既言王者之寵澤自宜流通而王  
不能然則尊貴失常有不勝其傷悼者夫誠勞心以思宜必感  
通於君子而王復不頌意其所嬖在彼故所棄在此用息倒置  
無乃非人情矣微詞隱諷若吐若藏至痛在心口不能道而未  
始嘆王德之無常且又不暇自惜反虞王之有歲其身而憂之



以至病也通篇委曲詳盡節次森然可與小雅別者○此詩比  
 體與他處不同篇中有正比有反比有顯比有隱比其反比而  
 顯言之者若白華白雲鼓鍾鴛鴦是也其正比而隱言之者若  
 樵彼桑薪有鶯有扁是也其反比而隱言之者則漉池址流是  
 也意不相合謂反意相配說謂正其詞似與非與照傳說去  
 不待增益或各於比詞下復補正意即失詩人之旨矣

首二章言王與已有相依之勢而王獨遠我一章言生與已有  
 當被之澤而王曾不留心俱以人不如物為比○孔氏曰白華  
 茅屬漚之柔韌異其名謂之為菅曰請在野未漚者為野菅○  
 程子曰天之道雲蒸露降則菅茅皆被其潤王如有道則嫡妾

當均被其寵今天步艱難而之子不猶是道也○許南台曰水  
 氣夜升而為雲朝則降而為露○黃東發曰露即草木上自然  
 凝結非待自上而降也露彼菅茅當是覆露之露非雨露之露  
 ○徐儆弦曰幽王以妾為嫡以孽代宗天下之變極矣是誠宗  
 社之安危而不可以小故忽之者白華之詩但云天步艱難乃  
 若微露其意而不欲顯言之者蓋亦有所不忍言而抑亦見詩  
 詞之微婉也

三四五章鄭氏曰池水之澤浸潤稻田使之生殖喻王無恩意  
 於申后漉池之不如也○徐儆弦曰漉池在咸陽縣西北合鎬  
 水○鄭氏曰豐鎬之間水北流○漉必是水名如訓流貌池字





毛詩傳言 三卷八 三十  
何以解○謝疊山曰肅歌傷懷所謂長歌之哀過於慟哭也○  
孔氏曰無釜之竈其上燃火謂之烘○念子燥々乃積誠以感  
動之處程子謂自傷其誠意不能動王也

六七八章朱克升曰貴賤易置處非其宜可怨又可思也○趙  
士會曰鶩鶴恐只嫡妾易狃之喻若以清濁言又似以德論○  
陸農師曰鶩不能沒水終日待立水之急流處以伺魚蝦俗稱  
信天緣由其自来而食之也○楊升庵曰信天翁其性食魚而  
不能捕魚○禽經鴛鴦玄鳥愛其類○古今注鴛鴦鳧類雌雄  
未嘗相離人得其一其一則思而死○楊見宇曰戢其左翼止  
說相依於內足矣又添舒右翼以防患於外是不得詩之趣也

○張七澤曰此詩遭夫婦之變而終篇皆致念之辭至七章  
始責之曰之子無良二三其德可謂怨而不怒矣朱氏乃責其  
不能思古人以自處不知愁苦無聊之中無念對過甚之意深  
有合於古人之道也○毛氏曰王乘車履石○鄭氏曰乘石所  
登上車之石也○程子謂娶孀婦為自失節正寵之亦賤意○  
曹氏曰漢成帝欲用趙飛燕為后劉輔諫曰腐木不可以為柱  
卑人不可以為主

黃氏佐曰此詩典閔睢懸絕君臣父子夫婦皆不得所三綱絕  
矣周安得不亡○潘笠江曰綠衣白華皆遭嫡妾之變然綠衣  
不忘先君之思白華不能已申侯之亂獨其專一之志猶有取



馬自漢而後明月悼心於擣素尚曰庶幾黃金購賦於長門風  
斯下矣

縣蠻

朱克升曰感慨期望之意反覆道之○徐玄扈曰此詩比体典  
頑鼠采苓一例其初託言於鳥下只直言已志而已○袁元峰  
曰此託黃鳥為言只順文說去而比意自在不必又添入一層  
比意○楊見宇曰止於丘阿非得所止之意乃倦飛而止不得  
已而然也道遠非一蹴能到而勞苦已自不勝故非不欲前實  
亦不能前耳以時無可柰何故下遂致冀望之語○陳壯溪曰  
山岑高而木森蔚所謂林茂鳥知歸也○鄒嶧山曰飲之食之  
望其周卹已也教之誨之欲其指示已也後車載之欲其振拔  
已也○陳行之曰鄭笈以微賤謂士恐只民之困於財力而毒  
焉者也或泥後車之載作干進之言噫干進非懿行也而况非  
其時乎果爾則亦不得為賢矣○章小東曰周之盛也大司徒  
以保息六養萬民三曰振窮四曰恤貧五曰寬疾豈有如綿蠻  
詩人所思者乎可以觀世變矣○韓詩外傳曰君子之告人也  
微其救人之急也婉詩曰豈敢憚行畏不能趨○姚承庵曰我  
行其野依婚姻而不見收縣蠻黃鳥思附託而不可得其事類  
其情迫其言皆痛切而有餘悲

黃東發曰此後人見黃鳥得所止而感嘆也○魯申公曰綿



毛詩傳言 卷八 十一  
蠻大夫失位遠適它國其過賓之主人閱之而作是詩

瓠葉

徐倣弦曰菹不必佳蔬殺不必異饌會疎而禮勤物薄而情厚  
真德實意於是乎可驗○自歌工而指主人故曰君子非主人  
自言也○凡人燕賓苟取必於物之豐其禮反或不繼苟無論  
乎物之薄其誠常得自伸故即一瓠葉必獻一兔首必獻情意  
何其厚也○薛希之曰君子有酒以是酌而嘗之是守正指瓠  
葉酌典嘗俱就酒言猶云以是下酒也○王氏曰嘗其旨否然  
後行獻酬之禮○鄭氏曰凡治兔之宜鮮者毛包之柔者炙之  
乾者燔之○傳曰苟有明信澗溪沼沚之毛可以羞王公其瓠

葉之謂典○徐倣弦曰豐以燕賓者魚鹿是也易鼎之豕曰大  
烹以養聖賢薄以燕賓者瓠葉是也易損之豕曰二簋可用享  
知易之意則知詩之旨矣

漸之石

徐倣弦曰首言經歷險遠不堪勞苦意已盡矣二章又把險遠  
勞苦說深一層至三章又言不獨險遠又有遇雨之勞以增其  
苦也由淺入深立言有法

徐玄扈曰山川二句是一套事不宜以維其勞矣總承險遠詩  
無總承体且觀次章自見○劉長樂曰謂所歷之路石皆高峻  
峭拔非攀援則不可以登今五谿之路莫不如此其山窮者川



毛詩傳言 十三卷小雅 十三  
斷之也其川盡者山間之也重々相間遠不可極○嚴華谷曰  
豕性負塗常時雖白蹄者亦汚今群然涉水濯其塗而見白是  
久雨停潦多故也雨歇未久而月離于畢則又將雨矣厭苦多  
雨之辭也○韓詩說曰焉喜風不喜雨○洪範星有好風星有  
好雨月之從星則以風雨○徐儆弦曰月水之精畢好雨之星  
○歐陽永叔曰履險遇雨征行所尤苦故以為言○徐玄扈曰  
不暇及他事甚言勞苦之極也疏義所謂智慮廢而憂患專是  
已

### 茗之華

徐儆弦曰三章總見國勢不可久而民命不可全也○又曰茗

華一詩不盈數句而三覆一過則國勢之危迫人情之愁苦物  
色之凋耗皆瀟然在目蓋其情見乎詞故不覺其言之慨切也  
○孔氏曰陵茗本自有黃有白反其將落則全變為黃○向景  
巖曰言羊以見陸物言魚以見水物其去無羊魚麗之世遠矣  
○陳才卿曰周家初興時周原膺々莖荼如飴苦底物事亦甜  
及其衰也直恁地蕭索○徐玄扈曰人可以食鮮可以飽兩語  
令人酸絕○陳行之曰詩人不直斥時事但即所見形諸咏歌  
而當時之景象自見

### 何草不黃

徐儆絃曰一章言盡民之力二章言盡民之情三四章承言如



此豈非以禽獸待其民乎○孔氏曰氣則時經寒熱物則革變死生日月長久征行不息是其所以怨也

朱克升曰以草之憔悴興人之勞苦而語又相呼也○嚴華谷曰從役者久而不得歸故謂之矜○芄狐之在彼幽草猶得自適後車之僕、周道曾不少休此反興也○徐玄扈曰士乘棧車庶人乘役車而此云有棧乃是言車之狀此以實字當虛字用詩中多有之如朱憤鑣、之類是也

輔潛庵曰若之華言國家之衰微人物之凋耗人民不聊其生天運窮矣何草不黃言士民役使之繁數征行之勞苦上之人視之與禽獸無異人事極矣周室至此無可為矣此黍離降為

國風而雅亡也○徐徹弦曰自菀柳至此多似風體二雅之音響盡矣然猶存之於雅者夫子不忍忘周之舊也

魯申公曰何草不黃桓王之世伐滕薛唐杞諸國連歲不息周人苦之而作是詩

毛詩傳言 三卷小雅



周人苦之而於長精

曾申公曰何草不黃賦王之甘於耕藉專外請國事熾不息  
嚮盡矣然辭存之於辭皆夫于不亦以周之舊也

國風而解之也○斜端註曰自茲賦至此多以風本二解之音

毛詩微言大雅卷十四

雲間唐汝諤士雅父輯 男唐孟康伯安父叅

門人潘煥文文子父 後學徐百明元重父全校

大雅

陸德明曰自文王之什以至卷阿十八篇是文王武王成  
王周公之正大雅據隆盛之時而推序天命上述祖考之  
美皆國之大事故為正大雅焉文王至靈臺八篇是文王  
之大雅下武至文王有聲二篇皆武王之大雅自生民至  
卷阿八篇成王周公之正大雅從民勞至桑柔五篇是厲  
王之復大雅從雲漢至常武大篇是宣王之變大雅瞻印



及召旻二篇是幽王之變大雅○嚴華谷曰咏呦呦鹿鳴  
食野之苹便識得小雅興趣誦文王在上於昭乎天便識  
得大雅氣象小大雅之別昭昭矣

文王

徐微弦曰周公戒王始終歸重文王之德上自倣哉天命以上  
述其以德受命大意已盡然天命有所歸必有所歸故下因言  
絕商而商之侯服亦本於六王之德所謂監殷只漸漸欲說到  
法祖上耳命周及其子孫臣庶絕商亦及其子孫臣庶言法祖  
而及監殷言監殷而及法祖是文法湊泊如此不得滯章斷之  
入而以監殷法祖截然分說○許南台曰此詩大要言周有天下  
皆由文王之德而成王保天下當法文王之德也脩德之要  
不越敬之一言是通章骨子

首章董鄒陽曰聖人清明在躬志氣如神故其沒也精神在天  
與天為一○朱教城曰文王之神即天之神也上帝之命即文  
及之命也上帝之陟降無一時而不監於人文王之陟降無一  
時而不同於帝則為後王者豈可謂天之高而不吾察六下之  
既沒而不吾知哉此章雖不言敬天而不可不敬天之意已隱  
然言外矣○德若有愧於天其神必且磨滅今日於昭則德豈  
不顯乎命不適畜其時舊邦未必生色今日維新則命豈不時  
乎語雖疊說亦是之上之意而惟其德之顯所以為命之時也



○徐徹弦曰德顯則取法為甚近命時則垂裕為無窮○朱克  
升曰時者方應其期之謂天運肇啓曆數方來此所謂新即所  
謂時也○朱子曰命如何受於天只是人與天同周自后稷以  
來積仁累義到此時人心奔趨自不容已據晦翁此言則受天  
命原指文王說○趙士會曰受天命自今始謂之今者對后稷  
諸公言如子孫蒙其福澤而君有天下亦總全篇論之非直謂  
文王子孫之受命也且受命亦只命屬於周非必謂得天下如  
謂成王時其命方新亦非周公警惕成王意矣○嚴華谷曰泰  
誓收誓皆不言文王受命至大告武成乃曰我文考文王詵膺  
天命盛武王既得天下之後推本言之○問聖人生既異於人

其一陔一降在帝左右又別是一理朱子曰理是如此若逼真  
有箇文王上上下下則不可○又一般人之心是非向背若出  
於一而無一毫私意雜於其間此理之自大而天之所以為天  
者不外是矣○顧隣初曰德之發而英靈者為神不曰德而曰  
神以自其沒後言也○徐玄扈曰此章反覆言以德受命贊嘆  
不已故屢言之總是一意

二章唐荆川曰首言德之顯未言所以顯今既沒而今聞猶不  
已正是文王顯德處首言命之時未言所以時今陳錫於周而  
福其子孫以及臣庶正是文王新命處○徐徹弦曰壘壘即勉  
勉自聖人言之則純亦不已之謂也○朱豐城曰周公告王欲



其法顯德保顯命非但求之窈冥恍惚而已○福文王之子孫即所以福文王如人家祖父積德而子孫有餘慶謂非天福其祖父不可○本支百世中含宜君宜王意在周士之不顯亦世猶云代有聞人也亦不作富貴顯榮說臣庶不得與子孫對看○姚永菴曰文王之德不顯而周之士亦不顯文王之孫子本支百世而周之士不顯亦世皆由脩德來故下繫承以世之不顯厥猶翼翼

三章徐做弦曰時說云世之不顯是已然事上不顯亦世是未然事看來文勢各章相承只承上而嘆其必顯不必拘拘於傳註也○楊見宇曰厥猶以下就周士本身言俱傳世宜顯之意

○徐玄扈曰翼翼勉敬也勉即矍矍敬即敬止君臣一德故能庶載代終以克長世○輔潛菴曰天所以使周士傳世之顯者非為周士乃所以為周之國也○徐做弦曰文王為受命之君多士為受命之佐起而應明良之期生於文王之國商不得以一用而周得以兼收蓋有是君必有是臣也此皆文王與王之福所致凡建勳立業之士既藉文王之福而生則其子孫之能效忠以光世者亦文王福澤之流衍也○朱豐城云以多士而生王國謂非天命之保佑不可以王國而克生多士謂非聖化之造就不可此意亦好但詩人只衍以成章原無此意○孔氏曰楨榦也築牆所立之才鄭以為此幹事之臣夫之矣○文王



亦賴以安就文王生時說根上周楨來見得多士夾輔非特國  
安而王亦安也蓋臣任其勞而日昃不遑之勤亦可以自逸矣  
○黃氏佐曰不讀無逸無以知文王之勤不讀立政無以知文  
王之逸上必無為而用天下下必有為而為天下用合而觀文  
王以寧從可知矣○反覆言多士之為周楨見脩德不可無輔  
也有欲當時君臣交儆意下言念爾祖而呼蓋臣亦此意

陶朴菴曰厥猶翼翼舊多帶下說觀註云其傳世豈不顯乎  
而其謀猶皆能勉敬也只是足上句意玩一皆字見雖後世  
子孫亦皆勉敬則奕世載德其顯何如正所謂世世脩德與  
周匹休者也○徐玄扈曰疏義謂多士即今傳世之多士文

王之國亦文王今日子孫之國則文王以寧亦以今日在天  
之神言此說甚有理時說謂傳世之顯就周士子孫言厥猶  
以下就周士言大費周折

四章言聖德之純而及其受命之事以文王之敬德渾然無迹  
莫可形容故云穆穆非就外之德容言也○朱克升曰凡人內  
不敬外不莊則必輕躁而淺露深遠之意惟不顯篤恭者有之  
○朱子曰緝如緝麻之緝連緝不已之意○張七澤曰光明者  
敬之本体繼而續之使其常明而不昏即所謂不已其敬也○  
徐儼弦曰詩言緝熙者四於緝熙敬止美文王之能緝熙聖人  
事也緝熙文典言後人不可不緝熙也於緝熙與緝熙光明美



成王之能緝熙賢人希聖之學也○又曰於昭者神而所以於昭者此敬不已者聞而所以不已者此敬敬是一篇綱領○又曰商之孫子其麗不億其間豈無一人能光復祖宗之業以建中興之治者而天命既歸於周則莫不於周而侯服焉蓋天之所命人必從之其勢固如此也○假哉之命即所謂其命維新歸重文王得天上但文王之時雖天意已屬直至商孫子服其命始驗耳命之集畢竟在先不得即以侯服當之○嚴華谷曰服事也用也言服行其職也曲禮云艾服官改

黃東發曰假哉二句言天命初本商之有也天既命周德殷之後反皆臣於周今日以商孫子觀之可見是以本文瞻波

而取義語意又似添足

五章王介甫曰天嘗命商使有九有之師矣今服於周所謂靡常也○薛方山曰膚言其容貌之美敏言其應事之疾○嚴華谷曰洛誥王入太室裸謂以圭瓚酌於爵以獻尸尸受爵不飲灌於地故謂裸○熊勿軒曰此見周家忠厚之至一代之具雖改正朔易服色以示作新之政然考之詩書則一代之禮樂固未嘗廢也○常服黼皐還重尊禮先代意而就其中亦寓儆戒之意在○許南台曰裸將周之事黼皐商之服也服則商而事則周正以啟人君警畏之心也○徐儆弦曰無念爾祖只就蓋臣言則戒王在其中言當知有商孫子胡為於我而臣服有商



臣庶胡為於我而裸將毋曰戒周之福可喜也靡常之命亦可慮也不然盛衰相為倚伏可為寒心蓋常厥德者保厥命無疆惟恤者亦無疆惟休故耳○張七澤曰王之蓋臣二句是一篇呼喚精神處前後文意得此提醒○又曰此雖戒王之言亦須說得渾融如熒氏謂不以文王為念則將墜厥緒周之子孫臣庶又將服周之服而助祭於他人之廟詞雖激切似傷渾厚之旨○呂東萊曰蓋者忠愛之篤進進無已也

六章徐徹弦曰聿脩厥德只是敬而求言配命只是緝熙其敬故念祖乃所以脩德常脩德乃所以配天命而所謂多福亦只在配命之中蓋命即天理也常言合乎天理則心一文王之純

德與以無德廢此何難度亦何消度所謂度者是度殷之德何如而合於天而天獨眷之於始何如而不合於天而天獨棄之於終則脩德祈天此亦可自決矣○有虞殷自天語意連下不屬監殷上說上天二句是又別起一話頭以轉下法文王意非遂以上天之事為興亡之事也若只以廢興禍福言則天又何難度之有○趙士會曰天無私厚亦無私薄其廢興一視之君德耳天何心焉無聲臭亦是天之無心成化處非僅渺茫難度而已○徐徹弦曰天既聲臭俱無不可窺測誠未易求而文則實德昭著人心自孚豈不有實可據儀刑二字最好若有模範可為準則意○姚承菴曰儀刑文王非徒模擬其外而已注想



之若見羨見墻体行之實亦步亦趨必學其所以緝熙敬止者  
然後無愧於文王○又曰作孚二字聯讀與作偽反照看即無  
不用情之意○田鍾台會卷云能法文王則上天之事度可也  
不度亦可也何必求之於天最得詩人之旨

序曰文王文王受命作周也○嚴華谷曰受命作周推本之  
詞猶康誥言肇造區夏也○魯申公詩說以文王生民公劉  
繇棧撲旱麓思齊皇矣靈臺大明文王有聲行葦既醉鳧鷖  
嘉樂洞酌卷阿大武諸篇為大正

大明

朱微弦曰首章將言文武受命本於德故先泛言天人相與之

理而証以殷亡之事下詳言文武以德受命正以終首章之意  
也○姚承菴曰天命無常惟德是與周家自王季太任積德以  
生又王文王又加培植焉故誕受天命生武王以代商成此不  
丕之業○輔潛菴曰君有明德則天有明命有王季文王則有  
太任太姒有王季太任則有文王有文王太姒則有武王有武  
王之君則有太公之臣讀大明之詩當知天人夫婦父子君臣  
之際安危治亂興廢存亡之幾如應影嚮皆非苟然也○吳師  
道曰此詩明一家祖孫父子夫婦婦姑皆有聖德而又有聖帥  
之賢師衆之盛至於天命之保佑昭事之聿懷天與聖人又相  
與為一詩人形容之脩莫過於此○周家文武一道父子一心



故言文王之德之盛即武王可知而况變伐之云其德亦可想見至文之受命則自有命既集時已然非一日矣傳非於文獨言德於武獨言命也

首章鄧潛谷曰明明在下人克明配天也赫赫在上天有赫監人也○徐倣弦曰天果不可信乎在下者有明明之德則在上者有赫赫之命未嘗不可信也天果可信乎夏有昏德而商受之商有昏德而周受之其去就無常又未必可信也惟天不可信此為君所以不易也○又曰紂所居之位則天位固非若列侯諸藩而無以握天下之相所傳之統則殷適亦非若支庶入繼而無以厭天下之心○夫非不可知只其去留不常不可倚

以為信耳不易即在難忱處見出凡人欲保守身家誰敢稱易而關係猶小喪失猶微王則一念不慎一舉動稍差便至生靈殄瘁帝命動搖雖求為匹夫而不可得何不易如之維字譬繫○孔氏曰紂之母本帝乙之妾生啓及衍後立為后生受故為正適挾者周匝之義○呂東萊曰天位殷適使不挾四方則下所陳眷顧周家有加無已者非天私我有周也裁者培傾者覆因材而篤焉耳

二章追本文王父母之德如此見天之命周非一日之積也○史記正義云自湯以下號商自盤庚改號曰殷○對周而言凡國皆商之諸侯也○就父家言之曰來嫁就夫家言之曰嬪互

七詩改言

十四卷九

九 山原板



文也乃及只與字意言太任與王季一維德之是行健順剛柔彼此克稱若有相頡頏之意但王季為君在生文王之後不宜以明類長君言○列女傳曰太任誠一端在惟德之行及其振文王口不視惡色耳不聽淫聲口不出敖言生文王而明聖太任教之以一而識百卒為周宗君子謂太任為能胎教

鄭氏曰配王季而與之共行仁義之德同志意也○行亦叶作枕穀只行列之義

三章黃氏佐曰懷多福是得天受方國是得人不可以此為文王受命之事蓋只徵其德之盛慶但受方國亦多福中事即所謂三分有二以服事殷者耳○淮南子曰堯舜禹湯文武坦然

而不上武用武非其得已也○徐玄扈曰武王征誅之舉亦是克纘先緒謂武王寔未嘗用武可也下武之云即周頌湯劉之義○鄭氏曰下後也後人能繼先祖者維周家最大○魯申公曰大武康王大禘報祀成王奏大武六成既畢受釐陳戒之詩

文王有聲

徐玄扈曰遷豐而稱武功文王之武也遷鎬而補辟雍武王之文也此亦微顯闡幽幹旋補救之意○此詩只重安民而豐鎬之遷皆安民急務故兩頌之○輔潛菴曰每章以烝哉結之不獨嘆美無已之意又以示後世子孫使知必如文武之為然



後于君道為宜也故其丁寧不一而是耳

首章徐玄扈曰適求二句一氣不斷視民如傷之心兩言模畫如見○徐傲弦曰至治無為文王非真有所求也太平無象文王非真有所觀也詩人特形容其心必欲求民之安而親見其成功然後已○朱傳天下字重看言非但使汝墳遵化江漢歸心而直欲求天下之安寧含下伐崇作豐意在○文王遷豐疑于自為故先言其心寔為天下為生民無一毫私意干間也故曰克君

姚承菴云適疾速意適觀厥成疑于太疾乃生民方在水火望救之心至亟非速置之衽席如吾民何二語宜串看

二章徐傲弦曰受命者詢尔仇方是也武功者是伐是肆是也○又曰伐崇以除殘天意也作豐以容民亦天意也奉若天道豈不克君○文王伐崇自以崇有罪可伐非為作豐計而武功既成民歸漸衆自不能已其安民之心故直從天命說來歸結在作豐上看帝謂文王詢尔仇方自可想見○公劉遷邠而曰思輯太王遷岐而曰慰止王季作邦而曰順比自来相承惟比家法文王適追而及之自不得不汲汲耳

三章陳定宇曰上章言作豐受命于天此章言作豐追孝于前見乃天與前人之心也○向景巖曰伊滅是無過度之規模伊匹是無侈大之制度總見節用愛民意○用力少而功易就似



乎棘欲承上血脉始相関或以干戈甫定土木遽興當之殊不  
貫○黃氏佐曰拓土開疆以先大國家者先人之志文王欲追  
而繼之故作豐不得不汲汲也克君就追孝安民說○輔氏曰  
王追稱也后本稱也

四章鄒嶧山曰築城之垣則承天順民成先啓後功之所以著  
明也○王龍舒曰維豐之垣有形之勢王后雜翰無形之勢也  
○徐傲弦曰攸同維翰勿云至此則安民之功成而文王之心  
慰蓋文王三分有二恪守臣節安民之功終其身而未成不無  
待于武王也孟子于文王獨曰視民如傷此可以見文王之心  
○朱克升曰攸同者有所歸也維翰者有所附也○姚承菴曰

天下而南面焉可謂至貴矣然而戰戰栗栗日慎一日由此觀  
之聖人之心小矣○鄒嶧山曰小心謂檢束此心不敢侈泰也  
○朱克升曰終日乾乾對越上帝即小心事帝之謂○趙士會  
曰心體與之相脗合便是事所謂奉帝則以周旋也○敬以直  
內更無回邪故能受此方國若有一毫覬倖之心則邪矣

四章徐傲弦曰天命必有所厭後有所集以六百年之商將欲  
革其命而新之非監視之久而眷顧之深固不輕集也○孔氏  
曰鳥止謂集故集有依就之義○有命既集之命即伐商有天  
下之命言天於定聖配時便注意生子為受命之主蓋由累世  
克享天心故至文王而天意遂決也○朱克升曰初載猶曰壯



盛之年也○唐虞曰載周曰年○莘國在洽之南故曰陽在渭之側故曰涘二在字虛說蓋只天意所鍾在焉說誰在便差○穀梁傳水北為陽○周禮太宗伯以嘉禮親萬民五章唐荆川曰天之德純一太妙之德亦純一若與天相為伯仲然○許南台曰文定厥祥婚禮之始親迎於渭二句婚禮之終○黃東菴曰舟以濟險非為親迎設也親迎而涉津渡特偶然耳毛氏謂天子造舟云云則曲說也○陳行之曰自莘至周有一水之隔故造舟為梁○瞿昆湖曰不顯其光重德上言以聖配聖甚盛舉也非止禮儀之脩而已

六章徐玄扈曰首五句即上文之意而重衍之猶古詩換章疊句體○有命自天就命文王一身言上有命既集就命周一代言○朱豐城曰有太任復有太姒放謂之續言女德克繼也生文王又生武王故謂之篤言天命匪懈也其伐商也除暴救民以殺止殺故謂之燮言其無慙德也○徐玄扈曰兵者陰謀逆德也而言燮順天應人故也易曰行險而順○胡雙湖曰燮有和順之意○既保定之而復右助之非成命而何七章朱克升曰此下二章所以終燮伐大商之義○鬻子曰武王率兵車伐紂紂虎旅百萬起自黃鳥至於赤斧○毛氏曰如林言衆而不為用也○徐玄扈曰侯興者兵之勢也牧野之師形虛而勢實蓋以至仁伐至不仁氣自百倍耳○徐倣弦曰上



帝臨女無貳爾心言處天下之大復當天下之大任當一以天命行之不可置毫髮私意於其間彼以人之衆寡事之成敗存乎念慮者皆所謂私意也○又曰設為衆心勸武王以形容伐商之舉一奉天之命而已以人而言寡固不可敵衆以天而言人亦不能勝天武王雖欲自己可得乎○嚴華谷曰衆心所同即是天意伐商之事非特周人所欲亦商人所望也○徐玄扈曰上帝臨女蓋屢言之總是幹旋黑白處○向景岩曰上帝臨女根有集之命末言天眷周德而命已在汝也不可徑說武王○劉安成曰武王誓師云受有臣億萬惟億萬心予有臣三千惟一心商罪貫盈天命誅之武王固知上帝之監臨衆寡不足疑矣○黃氏佐曰前言文王而曰聿懷多福此言武王而曰上帝臨女各有赫赫之命在

袁氏仁曰維予侯興謂維予以諸侯而與耳侯與則天子亡此意不言自見今以侯為維與上維字重叠不成句矣

未童牧野洋洋言會戰之所廣大承上章來但上是陳兵時事此是交兵時事○徐玄扈曰煌煌彭彭以氣勢言即侯與之意○檀弓曰周人尚赤戎事乘騾○姚承菴曰武王師衆之盛盛以三千一心也不然如林之會難與繫長短矣○徐倣弦曰革車三百乃有此氣嚴兩齒老師乃有此英邁此可以見武王之師○沈仲容曰既曰變伐復曰肆伐變則以和言伐之德肆則



毛詩傳言 十四卷九  
以威言伐之功惟德順天惟功救世二者相濟而不相恃也○  
鄒嶧山曰當時只誅紂汗濁便除氣便清明○武成戊午師渡  
孟津癸亥陳於商郊俟天休命甲子昧爽受率其旅若林會於  
牧野罔有敵於我師前塗倒戈攻於後以北血流漂杵一戎衣  
而天下大定○陳定宇曰篇首明明德之明也篇末清明治象  
之明也然不崇朝而天下清明非德之明者能之乎○涼依漢  
書作亮書曰寅亮天上

序曰大明文王有明德故天復命武王也○鄭氏曰二聖相  
承其明德日以廣大故曰六明

繇

人主惟念祖宗創造之艱庶幾不墮先業故周公戒王直自新  
宗微時推到後曰與王只疊、相承說雖厥問以上言太王之  
開王業柝棧以下言文王之受天命其實聖祖神孫積累有漸  
便有瓜瓞繇繇之意其叙太王獨詳正欲成王知創業之艱也  
未又另發一意以及文王得人之盛見祖宗能脩德又能任賢  
保成業者可以思矣○鄧潛谷曰暴大者不祥瓜之有瓞宜繇  
也

首章徐玄扈曰繇繇瓜瓞比意可諉全篇但就首章論則言今  
日王業之盛始於前日之微也繇繇二字不可忽○嚴華谷曰  
瓜種之小者曰瓞而大瓜之近本者如瓞之小故以瓞言之



○徐儼弦曰民之初生未便是太王時還在太王以前按周棄子不窋諱失官自竄於戎翟之間三世而至公劉能脩后稷之業乃立國於邠民之初生謂此時也○又曰今陝西之地猶穴土而處蓋非風氣之陋乃其習俗如此○劉安成曰厥初生民時維姜嫄此一初也民之初生自土沮漆又一初也○嚴華谷曰此詩沮漆指邠國是漆沮之上流也下文周原傳以為漆沮之間指岐周是漆沮之下流也○太王處於前後之間故在邠則小遷岐則大原兼管兩邊○徐玄扈曰註中其國甚小二句不可謂太王小文王大蓋太王遷岐而後已自漸大至文王而極大柝棫四句可見詩柄因之二字亦是此意○賈公彥曰古

者窟居隨地而造若平地則不鑿但累土為之謂之複若高地則鑿為坎謂之穴皆知陶然以陶去其土而為之故謂之陶○劉寧之曰累土於地上築而堅之土上加土有重複之意故曰復○易曰上古穴居而野處後世聖人易之以宮室○孔氏曰款美太王在岐新立故言在邠未有其實在邠之時亦有宮室二章何確齋曰來朝者據其時而言曰走馬者策馬而行也非如奔走逃遁之走○陸聚岡曰太王舉動光明正大其來之朝西循水涯東至岐下殊不作倉皇周章氣象○呂東萊曰來朝走馬形容其初遷之時略地相宅精神風采也○徐儼弦曰太王遷岐全為保民而去此周公原周家創業時有此艱難正今



日後王所當追念者也○又曰或說至於岐下不可言擇取然  
下文分明言周原土地之美則說歷覽山川不如岐下亦復何  
妨孟子殆一時之言不必以之律詩也且孟子亦止明太王迫  
於伏難不得已而遷耳若至岐自因其可居而居之豈漫然簡  
擇而苟且稅駕乎○相土似非婦人所宜而姜女與太王共起  
艱危得其贊助所謂天立厥配者也莫將胥字輕看○姚承菴  
曰胥字是太槩說後章定民居立廟社皆其事也不專主已之  
室家說

三章卸嶧山曰承上胥字來上驗土地之可居而下協神人以  
定落也○徐玄扈曰董有二種內則所云董萱音粉榆菜之蓋  
者非如註所云鳥以也茶是苦菜言土地饒沃不問菜之美惡  
皆如飴也○說文云董根如芥菜蒸食之甘○陸元恪曰苦菜  
生山田及澤中得霜甜脆而美○賈山曰江臯河濱雖有惡種  
無不猥大○書曰汝則有大穀謀及乃心謀及卿士謀及庶人  
謀及卜筮○周禮春官蕪氏掌共燠契以待卜事注契灼龜之  
水○徐倣弦曰爰始爰謀言已見不如人見之為詳爰契我龜  
言人謀不若神謀之為審○又曰國土豐美物生有異興王之  
地固有黜契於天人之心矣以定厥居夫豈偶然  
炭華谷謂告以宜於此居止又告以時日之吉如此看兩日  
字方有着落○王氏曰命其臣民以土功之時



四章鄒嶧山曰凡言迺者繼事之詞○徐儻曰慰止左右色居也疆理宣畝野處也周爰云者曲折纖悉無不為也○趙士會曰慰是憫其跋涉之勞止是遂其即次之願左右謂列於周原之東西也疆是畫其大界理是別其條理宣謂散居田廬以便田事畝則芟夷墾闢之功也○左右謂料理其所為居使各安其處也○徐儻曰此合下章有仁孝意人君一身有人民宗社之責况遭家未造正民心去留之際王室新集正祀統絕續之秋則以仁民孝先為急正萬世有民社者所宜深念也

迺宣疏義以導溝洫說

五章曹氏曰量地以成邑度地以居民司空之職故先召之致

衆庶令徒役司徒之職故次召之○又曰審曲面勢直必以繩○劉氏曰其繩則直揆其基址必正也縮版以載築其垣墉必堅也○姚承菴曰俾立室家內含廟堂門社說其繩而下是將所欲營者定其規模如分別何處是廟何處是廡庫何處是宮社皆引繩以取直而縮版以載焉特其所先營者宗廟耳故云作廟翼翼非謂專以作廟言也

六章姚承菴曰此就縮版以載者詳言見人心之樂趨其事也與庶民子來意同○徐儻曰只味陧陧薨薨登登馮馮幾字而築墻之聲嚮景象宛然在目○鄒嶧山曰陧陧是盛土之人衆薨馮是投土之聲衆登登杵聲之相應也馮馮墻聲之堅固



也○周禮鼗鼓以鼓役事○章俊卿曰鼗者緩也古者上之使下以仁常欲緩而不迫故名鼗○顧仲恭曰鼗鼓所以為作止之號時可以食鼓以止之時可以息鼓以節之時說擊鼓以戒勿亟太誤○黃氏佐曰鼓不能止非謂不能止人之力作也人心競勸鼓自不能止其聲○陳行之曰人心競勸故鼓不勝其擊後世以鼓役事是其遺製

七章楊見字曰臯應二門諸侯並無此制特自太王作之後遂尊為天子之制耳說者輒云天子五門太王只作二門諸侯分當然也誤矣○徐儼弦曰宮室之郭門曰臯門取其明最在外宮室之正門曰應門取其居中應治社築土以為壇植水以依神所以主宜祭○陳祥道曰臯門之內外朝也應門之內治朝也路門之內燕朝也○黃氏佐曰爾雅宜祭名兵凶戰危慮有負敗祭之以求福宜○社有壇壝而無屋故名冢土取其受霜露也戎醜攸行是未然事○許南台曰三立字當重看俱是創如有煥然一新之意且宛然王者之制太王有許大規模○劉安成曰上四章之序營立宗廟宮室社稷皆在居民之後先王重民之意如此

八章陳行之曰厥問本自脩之實來聲問本自淨溢直不因此而隕墜云爾○嚴華谷曰太王始居邠則北有獯鬻之侵既遷岐則西有昆夷之擾此述太王本末雖退避於邠而能植立於



岐也○林檎四句自太王說到文王時去以祖孫相為首尾不  
 得過為分別味註中至字漸字日字亦有瓜瓞繇繇之意○劉  
 寧之曰駝馬疾行貌有奔突之義故曰突○徐儆弦曰維其冢  
 矣玩維其二字有不暇為謀之意○呂與叔曰喙張喙而息也  
 奔趨者其狀如此○輔潛菴曰四矣字見不期然而然之意○  
 徐儆弦曰迺慰四章是內脩此章是外攘昆夷遠道是遠人服  
 虞芮質成是迎人歸

姚承菴曰愠怒亦宜就太王說蓋太王為狄所迫去而遠徙  
 即能保全生靈聲問從此少殞寧無愠心今韋遷岐下創立  
 新業故曰肆不殄厥愠亦不殞厥問此太王所可自慰者也

○嚴華谷曰此述太王能調服昆夷也不絕愠怒昆夷之心  
 亦不廢其聘問鄰國之禮內脩外和彼自不能為患矣○黃  
 氏佐曰據孟子文王事昆夷則太王不得有串夷載路之事  
 然安知服於太王而不叛於文王又安知文王之初年不以  
 其不恭而事之後乃竄伏而喙息乎且事之云者自是先王  
 待夷狄之道不以中國之治治之也

九章熊勿軒曰說者以虞芮質成之年為文王受命之年以此  
 ○徐玄扈曰凡言受命必言佐命見君臣一体王者名世相待  
 而成亦欲後王緯思以用賢也○又曰質成是訟獄者之文王  
 來歸是朝覲者之文王其受命也奚辭此推其必至之勢如此



○又曰蹶者如弩斯張發不可禦此字法妙品○嚴華谷曰以爭田之訟質正而求其平意文王所定曲直必無偏陂也○文王之蹶然興起雖由虞芮來發之而神化之妙實有不可窺測者故下特擬議其詞而各以予曰發論言倘亦由此四臣之助而然耶蓋深嘆文王得人之盛而亦見文王之受命非予所能形容也若只歸重四臣便不得模擬之旨○朱克升曰疏導也引導其下以親其上也故曰疏附先後謂引君當道是導之於前輔君進德是相之於後以人君之德喻於人以人君之譽宣於外不疾而速若置郵而傳命則為奔走敵人奔衝而來此有以折其氣也非禦侮而何

徐倣弦曰周公之訓成王脩矣未嘗舉古先聖王為言迺不曰文王武王則曰太王王季第欲其守法以承先業耳荀卿曰略法先王而足亂世術不如法後王而一制度伊尹之於太甲也非成湯之事不以訓意亦猶此○朱克升曰大王遷岐與公劉遷邠事體略同但彼則處處廬旅言言語語其規模小此篇乃召司空以下其規模大蓋時世有先後土地有廣狹故不同耳○徐玄扈曰此詩体格辭意與長發一篇逐一相似可見三代時亦便有擬古之作○歐陽永叔曰初頌太王遷岐後明虞芮質厥成文王蹶厥生事不接文不屬如連山斷嶺相去絕遠而氣象聯絡觀者知其脉理之一也最是文之高致



序曰繇文王之興本由太王也

棫櫟

首三章言文王之得人而下則推其所以得人也聖德之妙只隱然在言意之間若明說德盛而人趨之則振作綱紀之處便無味矣○朱克升曰此亦昭先王之德使人知周所以得天下之故也旱麓思齊皆是此意○姚鼐菴曰文王何以致左右六師之趨蓋作興鼓舞之有素也乃文王何心哉不期歸而自歸一盛德所致也

首章徐傲弦曰物盛為人所用興德盛為人所歸○嚴華谷曰棫小木又撲屬而叢上根枝相附着若無所用然芄芄茂盛猶可用之以為薪積之以待用其理有必至者矣○許南台曰濟濟辟王是贊詞雖根德來其實不可當德看○左右字甚活左馬趨之而右馬趨之言無方也諷下髦士六師在

二三章徐傲弦曰國之大事在祀與戎故以助祭行師言之當春祭之時易於怠行師之日易於畏以此二者而人猶趨向之他可知也○祭統云君執圭瓚裸尸大宗伯執璋瓚亞裸一圭中分為二璋瓚以為瓚柄○黃氏佐曰此恐文王自祭祖考之事註引禮之全文只証奉璋為左右之事耳○我我就奉璋時衣冠後備體貌端莊上見此只形容他助祭稱職所謂威儀孔時也必須緊了足上不然則趨辟王之意反緩○向景岩曰奉



璋非以有事為榮實以親德為幸也○徐玄扈曰涇舟衆楫即胡越同舟之意略無勉強六師趨文王亦是中心悅而誠服也○釋名在旁撥水曰權又謂之楫○許南台曰于邁泛言如在國有巡省祭告之事在外有朝會征伐之事皆君之所往蓋君行師從自是常禮不必征伐而後六師及之也○陳北溪曰汲汲然追而及之不待戒命而至○何確齋曰追及與如不及之義同只形容人心爭先恐後之意○綬問謂文王特侯也不得用圭瓚意黷諸國行會朝之禮故曰奉璋戔戔而六師之從則以得專征伐故耳看來咏文王之詩皆周公制作時所定如推尊之曰辟王曰周王亦何嫌之有

○章徐徽弦曰明之有限者為光亦以惟倬然之雲漢故能為章于天興年之有限者為化亦以惟壽考之文王故能作人○易曰觀乎人文以化成天下○黃氏佐曰融液乎木之津昭回乎東井之位著於東方之尾箕沒於南方之天稷是雲漢為章也○朱子曰鼓之舞之之謂作如擊鼓然自然使人跳舞踴躍○作人是周王去振作人勿就人化說但使人自不能已不知所以然而然

五章追琢就是文金三就是質勉勉就是紀綱所在非有兩層○朱克升曰總而舉之使皆有所繫謂之綱詳而理之使皆有所屬謂之紀皆是聯比之意而綱則無所遺紀則無所紊也朱



子語錄謂四方皆在他線索內牽着便動曰趙士會曰綱紀四方不以政而以德止見至處○薛方山曰於乎不顯文王之德之純固其不已自朝至於日中曷不遑暇食亦其不已也○黃氏佐曰一德在我至誠無息而四方皆在其維繫之內也若說人自不容渙散却是前章人歸之意○徐儆弦曰四五章以師道君道作主○朱子曰遯不作人只是說他鼓舞作興的事工夫細全在此章

姚承菴曰詩意謂又王之壽考作人不是偽招徠的規其外之發政施仁種；周到真是追琢其章一般其內閔睢麟趾藹然充足真是金玉其相一般勉勉我王以政德為四方之綱紀而四方雖欲不歸其綱紀中自不得矣所謂周王壽考作人者如此追琢即追琢此金玉註金之玉之語似難通○又曰追琢其章分明是光四方顯西土事金玉其相分明是文王之德之純○鄒潛谷曰棫樸文王能官人也疎附後先禦侮有人矣惟其作之是以有之是棫樸之義也

旱麓

徐儆弦曰各章開說此與上章多興少賦故曰咏歌云○通篇重豈弟之德上但首末二章有自然受福意中四章有必然受福意棫樸言人心之自趨而此詩言天心之自福無非見其德之盛也○姚承菴曰首章著豈弟之得祿次章申明其必然乃



所謂福祿不過神人之交與耳故着鳶魚三章見人與神皆不能外此豈弟之德也未章又申說自然受福意

首二章朱克升曰旱麓無意於榛楛君子無意於福祿皆以自然之理為與○嚴華谷曰培塿無松柏由其氣薄也今旱山之麓得山氣之厚故榛楛濟濟然文王德盛充積故自求多福○說文林屬於山為麓○楛似著可以為箭榛言其實楛言其木○張七澤曰漢人云和氣致祥張子曰至當之謂德百順之謂福無入而非百順故君子樂得其道蓋天地間種種福祿不過是和順之氣所凝成而聖人一身溫良易簡與和順之氣自相冥泊故不期福祿而福祿歸之自是實理○孔氏曰君子行善

亦應之既施樂易於民故求福亦得樂易○姚承菴曰豈弟君子何嘗有于祿之心人見其以豈弟得祿若其于之以豈弟云耳求福不回亦此意○朱豐城曰器之美者味必美與德之盛者福必盛○孔氏曰草名鬱金則黃如金色酒在器流動故曰黃流

三章姚承菴曰鳶魚在化有中自然飛躍於天澗而各得其所與人物在聖化中自然鼓舞作興而不知所以為之者○黃氏佐曰詩主咏歌文德則受福作人皆可見其德不必如輔氏謂歛時五福用錫厥庶民而以民之感化為布此福於民也○又曰作人與上章不同此主人自感化說原重自然意但豎不二



字却是必然只其語勢如此○此合下章以化民感神立說  
四五章徐倣弦曰清酒騂牲誠之寓於物也聖人盡事神之誠  
故之以獲神之福○李迂仲曰君子受福豈以騂牲之故得之  
哉古人奉牲以告所謂馨香無說慝也故有豈弟之德則受福  
○徐倣弦曰物盛必為人所爨燎德盛必為神所慰撫○章小  
東曰坤所勞者聖人之德與鬼神合其吉凶故自天佑之吉無  
不利也大戴記曰德盛者神歆○徐玄扈曰勞者眷顧保愛使  
得為善之利不虛作德之勤也字法神品○黃氏佐曰神不專  
指祭祀時說勞只格其德而默相之思若啓而行若翼也不以  
福言

六章徐倣弦曰條枚有可施之勢故葛藟施於其上興君子有  
受福之德故求福無於回○黃東幾曰回非邪也正且之捺一  
有回轉即入於邪不可復返○易曰受茲介福以中正也○徐  
玄扈曰四章以下只是咏嘆不已之辭初無相承意或言凡祭  
必受福然不待祭之日而已為神所勞斯則德以獲福何回邪  
之有合意亦巧却非詩旨

思齊

徐倣弦曰首章言德之所由成二章言德之施三章言德之純  
四章言德見於事五章言德成乎人通章猶以純字作主○朱  
克升曰母曰聖妃曰賢特據文王而尊其母耳○劉寧之曰思



齊大任誠哉文王之母蓋云稱也○思齊以婦德之端莊言思  
媚以婦道之和順言而婦道之盡亦正見其為聖母處母之聖  
自超乎撫摩鞠育之外妃之賢亦不止於唱隨好合之常百男  
之祥只是驗其賢處不重效說○成之者遠則文王性生處自  
多助之者深則文王根本處自足非全藉之母與妻者也○朱  
子曰百男舉成數而言春秋傳云管蔡邲霍魯衛毛聃卽雍曹  
滕畢原鄆卽文之昭也并伯邑考武王為十八人亦可見其多  
也

二章徐徹弦曰文王為神人之主故幽而接神神無不格明而  
接人人無不化不然將神怨而人遠矣安能質之無愧感之必  
應如此也○鄒嶧山曰惠宗公乃平日所行克肖其德而相與  
默契意不指祭時言○楊見宇曰子孫顛覆厥德先人憾之曰  
怨子孫愚駭不肯先人惜之曰恫○徐玄扈曰刑于管下三句  
不重有序重人無不化上御迎也迎者相接之意人方喁喁下  
觀而吾之表儀適與之合也○惠與刑俱自我去使他說但德  
盛自然非着力之義○袁仁曰刑謂以身儀之隱微之間纖毫  
有愧即不能刑矣○宜妻子以和兄弟原自相關故曰至于不  
是帶過說御訓為迎言迎而治之也若庖丁之技迎刃而解矣  
○家邦即是天下朱子解國異綴殊俗謂國國自為政家家自  
為俗此可証家邦二字之義



三章章小東曰閨門之中萬化從出故宜和宗廟之中禮法所  
在故宜敬一事未涉一物未交不顯也視於無形聽於無聲常  
若有臨焉精神聚會念慮純潔無射也不動而敬不言而信常  
若有守焉蓋誠立於己故德妙於純譬如天之於穆不已而四  
時寒暑之序自若何容心於其間哉○徐玄扈曰雖雖肅肅時  
措之宜也傳中二極字二常字見得純亦不已○亦臨亦保只  
是心無虛假自無間斷不可說到工夫上去○陳行之曰無射  
亦保言此心原無厭射時也而亦自保守註意是如此  
徐傲弦曰無射嚴氏謂踐履純熟是也蓋凡人於事生則厭  
其難厭則保守熟則行之無厭而易忽矣

四章又曰上言聖人之德不以外患而損下言聖人之德不以  
外助而益若常人德有撓於外必非光明正大之懿而德有資  
於人即非從容中道之聖矣○姚承菴曰戎疾是外來的不能  
保其不至脩德是分外事故烈假可保其不瑕○徐玄扈曰易  
云困而不失其所亨亨處是光太不失其所亨是不瑕也○鄒  
嶧山曰文王雖蒙難而德之光輝盛大者無所玷缺故曰不瑕  
○朱克升曰不聞亦式者法由此立不待學而能不諫亦人者  
由仁義行不待矯而正也○上有先聖豈無前聞下有多士豈  
無諫諍而文王從心所欲自不踰矩何消聞典諫得若學古乃  
獲從諫則聖便非性生者矣



五章徐儆弦曰有德者行道而有得於心也有造者切磋琢磨以求入乎德也金追玉琢之章圍四方於綱紀鸞飛魚躍之化舉一世而甄陶是古之人無斁也○朱克升曰造訓為猶曰能也孝弟謹信洒掃應對進退之類无不能之所謂有造也○王制曰順先王詩書禮樂以造士○鄒嶧山曰德无斁所以作人者亦無斁也不顯亦臨无射亦保即其德之无斁處○謦髦當就文王作成之說小子既云有造未有不馴至於成人者故總言謦髦斯士○張七澤曰夫聖賢之學成已成物然後為切用之全故棫樸旱麓思齊三詩頌文王之德而皆及於作人東萊所謂聖人流澤萬世者莫大於作人所以續天地生生之大德也得其旨矣○薛敬軒曰思齊一詩脩身齊家治國乎天下之道倫焉讀之有以遠想前王之盛

序曰思齊文王所以聖也

皇矣

姚永菴曰此詩大旨在於監觀四方求民之莫上乃所謂莫民若又只在明明德之人故叙太王曰帝遷明德叙王季曰其德克明叙文王曰予懷明德而中間稱上帝是著帝省其山帝度其心帝謂文王不一而足總見上天為民而求賢君若此其切君人者必明明德於天下然後可對天下仰望之心可不負上天立君之意○徐儆弦曰此詩各章俱以帝言見周之所以受命



典王者一本於天非人力也○陳行之曰詩杓因王季之事併列太伯非典王季並稱

首章徐玄扈曰先代神明之後天固不輕棄之惟不獲然後求四國也○徐徽弦曰監觀四方求民之莫重看下二國字四國字西字俱典四方應究度字願字俱典監觀應詳玩之自有味○鄒嶧山曰臨下有赫只是无一事得逃其鑒至求莫方有立君意總說天欲安民為下命大王張本○孔氏曰紂既喪毀桀亦亡夏其惡既等故配而言之猶崧高美甲伯而及甫侯也○二國雖泛言夏商實暗指桀紂總是形容世德之為天眷故詩推有周廉抑二代不然太王當祖甲時紂尚未生而桀雖惡其

周何典詩言固不甚拘拘也不獲亦只言其政不足以安民究者彛覓其人也度者審擇其孰稱也上帝者之言苟能安民者便欲挈而與之尚未着太王詭反覆數語總歸重末二句上人知太王以避狄遷岐豈知天心眷顧正欲以此與周慰其求民莫之心耳○黃氏佐曰致猶取也言為上帝之所取也憎其式廓只天眷有德與之國以與王業意○輔潛菴曰式如式樣之式廓如匡廓之廓

二章嚴華谷曰此言太王遷岐之始所謂天作高山太王荒之者也○徐徽弦曰作屏脩平是去其死而存其生故闢攘剔是存有用而去無用○遷明德而弗夷載路典上漸次開闢是一



毛詩傳言 十四卷九  
套事而天立厥配另是一意觀註以近於昆夷與昆夷遠遁自  
相照應論下特着一又字以別之可証也既有明德以治外又  
有賢妃以治內語意自緊上相承所謂受命既固者即受此典  
宅之命也○姚承菴曰人只是一意脩德能脩德即萬一有不  
得已事中間反獲大福如太王避狄遷岐天反與之宅以開王  
業未必不是天之美意○徐玄扈曰受命既固可玩天命不輕  
與人既已畀之尚迴翔顧視无非求民之莫而已○又曰受命  
既固言太王也而朱子云卒成王業是解經活處○姚承菴曰  
西顧與宅業已受命矣而愛立姜女聿耒胥宇實非偶然故天  
立厥配始云既固

三章徐玄扈曰帝省句有意所謂誰謀不易於此信之惟木拔  
道通乃能體求莫之心而不負與宅之命天意乃定在周矣○  
彭廬陵曰柝械斯拔松栢斯兌精神氣象見於林木之間有方  
只未文之象○朱克升曰斯拔斯兌是方然之時拔矣兌矣其  
如此者久矣故縣以為文王事此以為太王事○有此邦无此  
君則邦與誰對上是字法妙品○徐傲菴曰天欲立君豈一朝  
一夕之故自初生太伯王季之時而委任王季以繼太王之緒  
者即於此時而已定矣他日太伯之讓王季之受不過承天之  
命耳本是為君而作邦反似為邦而作對此見句法之妙○潘  
右室曰太伯去之其去也得聖人之清王季居守其居也得聖



人之任○鄒嶧山曰因心四句正言季之德而為天作對之意  
宜一順說去蓋因心二句只是表其平日愛兄之心無待勉強  
見王季惟知有兄之當尊不知有國之當利耳不可因此分未  
受讓既受讓平說○姚承菴曰王季因心而下雖因太伯之讓  
而云然上不必多說言王季之因心一惟存此友愛一惟知友  
其兄不以去與存有間但知篤厚周家之慶以其讓德之光錫  
之兄而其他皆所不知也連下三則字語極緊如汲汲焉明其  
因何而讓因何而蓋脩德將太伯仁季通看做有心的人非渾  
融之旨○徐玄扈曰太伯王季但知天命而已可讓則讓不邀  
其名可受則受不避其迹无意无必忘爾忘我其於天顯之愛

鞠子之哀分毫無損推而論之堯舜禹之授受意亦如是○又  
曰太伯之讓仰體天心實讓也使王季以形迹自疑遜而不居  
上逆天命中墜先業下違兄意此為因心乎此為不因心乎惟  
一心相與流通無間故任而不讓受而不辭○張七澤曰王季  
之友愛其兄者不拘上形迹之間故曰因心其篤慶錫光正所  
以成其因心之愛也詩人立言有深意○太伯本讓也王季誠  
友其兄也而註欲以迹來形出其心故先着一避字挑起殺於  
不友而轉到則友其兄上亦見朱傳用意之精○徐玄扈曰載  
錫之光句法神品與上帝臨女相似婉篤深重見文字斡旋之  
妙○季彭山曰太伯之讓民無得而稱載錫之光即書所謂于



湯有光者也宜說得渾融○劉寧之曰人知伯出亡不返國宜  
之季若也豈知伯之為讓與季能錫之光哉孔子至德之稱蓋  
有味乎詩也○庵有四方雖是文武亦要見是王季貽之者○  
張七澤曰此詩三王各叙一段惟叙王季處即接太王說下與  
上之初醜又先插入文王以起後二段意血脉貫通此行文妙  
解○徐玄扈曰王季上承太王下開文武雖有其勤之績故無  
事實可稱詩人頌述但稱其德而已然只如此數語豈不寂寞  
詩人却從太王說到太伯之讓直說到比子文王施子孫子他  
人枯淡處翻出幾許波浪生出幾許關節此等處可悟作文之  
法

四章朱傳兩是以字各相承惟帝度帝貊是以其德備惟其修  
此德是以受福無窮上根天來下根德來○出其本然之權度  
能度物制義秉其純粹之德使有瑜無瑕只泛說勿粘受讓一  
節上○朱子曰帝度者猶云天牖其衷使能制義也○徐玄扈  
四帝度帝貊即論語天縱意○陳行之曰度物分明是心而曰  
帝度清靜正言德音而曰貊其蓋倒其詞以歸之天見天使之  
如此○姚承菴曰詩稱王季其德克明而克類等皆貫之矣大  
學一書只是一箇明明德○克明以事言是非能坐照克類以  
人言善惡能剖分克長則立教而師道盡克君則平政而君道  
得克順者我能慈和而人無不服也克比者上能親下而下無



不親也重在上人一邊○徐儼弦曰明類長君皆言德之本諸  
身者而未及徵諸民也故又以王此大邦間之要見嗣太王岐  
周之業意○徐玄扈曰盛德在前而後人不愧其前則曰無忝  
盛德在後而前人不愧其後則曰靡悔○靡悔只於今為烈之  
意蓋德有歟於生前則恨有遺於身後况德如文王足可掩迹  
前人今傳至文王而彌久彌光又何遺憾之有○徐儼弦曰王  
季以弟受讓文王以服事殷比於文王而無悔則其德盛矣○  
顧隣初曰文謨武烈皆賴前人之福故曰延及此與上受福奄  
有一般者

唐荆川曰度心故受讓無吝迹貽德音故受讓無間言○朱  
豐城曰帝度其心使之能權故能受大伯之讓而篤周家之  
慶○姚承菴曰王李克明此明德胸中了無障礙自隨物之  
至而能分別其等類是為克類以其聰明特達首出庶物之  
上便是克長出德以綱紀四方而莫不在統馭之內便是克  
君故能王此大邦而其王此邦也又以和柔之德治之而克  
順焉以一體之德聯之而克比焉比及於文王其德即克明  
之德而靡悔此既受祉施于孫子傳之萬世無窮也○左氏  
傳心能制義曰度德正應和曰莫照臨四方曰明勤施無私  
曰類教誨不倦曰長賞慶刑威曰君慈和徧服曰順擇善而  
從之曰比經天緯地曰文九德不愆作事無悔○李氏曰此



斷章取義鄭氏引以說經非也

五章朱子曰此詩稱文王處從無然畔援歆羨說起見心無一毫之私故見於伐密伐崇皆是道理合着恁地初非聖人之私怒也○薛方山曰無然雖不宜作戒而辭氣之間自有尺命其如此之意此詩人假托之詞見文王所造非人力也○後微疆曰無畔援者中正自持不取所不當取以事言無歆羨者剛大是字不欲所不當欲以心言○姚承菴曰畔疆畔也有疆畔以分彼此然後從而攀援之是謂畔援歆動念也此念既動不能禁其羨慕之心○趙士會曰有所踈而離之謂畔有所親而附之謂援○金仁山曰畔援二字相反歆羨只一念但歆羨深

○涉水以岸為極故借以為道之極主如釋氏言到彼岸是也註曰溺曰濟曰流皆從泝字生來○徐玄扈曰行師之際雄心最易逞文王伐密伐崇終無畔援歆羨所以為聖人之師成湯不震動難竦亦此意○朱豐城曰密人敢距大邦不知事大之理侵阮祖共不知恤小之義此天理所當怒而王法所當誅也○陶龍岑曰西伯得專征伐正欲睦隣安衆而密人侵阮即是敢距大邦之命也○徐儼弦曰屬國相侵則我且曷稱屏翰而周家之威損矣人將恃誰無恐而天下之望孤矣故伐密之舉所以篤周祐而對天下也

六章依其在京只形容文王兵之神速言方遏密人遂從阮疆



而往襲其國若有從容決勝不事張皇者非謂兵已在密而身猶在京也○徐儆弦曰依就心上說與湯之不震不動武之無貳無虞意同○文王雖赫然震怒其心自平故安閒如此○姚涿菴曰詩謂文王此行實無畔援歆羨也惟依然如其雒京者以侵自阮疆並不橫加肆虐蓋所怒者止密之君而不及於密之士女也故密人即吾人而秋毫無所犯焉若說安然在周之京覺與親征相左○輔潛菴曰文王侵密乃遽曰我陵我泉無敢陳兵飲水者辭直理正威靈氣焰夫誰與敵所謂帝王之道出萬全者也○劉安成曰春秋書法潛師掠境曰侵聲罪致討曰伐此詩於密言侵於崇言伐非必如春秋例然其師既逼徂

共之衆則密人退歸矣周師出阮疆而遂侵之蓋亦出其不意也○嚴華谷曰伐崇有訊馘等事而伐密不言是師次其境密人即服不待戰也○鄭氏曰侵阮而兵不見敵此以德攻不以衆也○又曰每言我者據後得而有之言○徐儆弦曰兵法左山陵右水澤故特言无矢陵飲泉見无險阻可恃也○黃葵峰曰舊說文王徙都程邑愚謂文王作程只是定密地一人心耳彼自徙都於豐未嘗都程邑也○胡雙湖曰度其鮮原以下即上章篤周祜對天下之實事其字指密而言○陳行之曰方向也王往通俱就人心上說言文王為万邦所趨向下民所歸往原不係於邑之作不作但仰建極之地則惟翰之思有所主觀



毛詩微言 十四  
親民之地則孔邇之情有所依昔在岐周則人心係於岐周今  
在新邑則人心又係於此也

徐倣弦曰春秋傳有鐘鼓曰伐无鐘鼓曰侵此章侵字即此  
意與潛師掠境者不同○又曰文王伐密遷都程邑伐崇遷  
都於豐今按史傳所載但言文王遷豐不言遷程何與孔疏  
云太王初遷已在岐山此云在岐之陽是去舊都不遠周書  
稱文王在程作程寤程典鄭箋云後竟徙都於豐知此非豐  
者以豐在岐之東南三百里耳夫逸周書既不足為據而文  
王西遷亦只有居岐之陽一句可証未子信之豈亦有所考  
與○鄧潛谷曰我陵即我阿我泉即我池戒无犯也乃密人

不吾人哉動以天文道也○毛氏曰小山別大山曰鮮原爾  
雅註別不相連也

七章朱克升曰帝謂文王是為伐崇張本見文王非欲張其聲  
威氣燄所以處之者皆天理之自然也○上設為上帝教導之  
詞故曰无然此設為上帝眷念之詞故曰予懷意實相似○徐  
玄扈曰不大四句說德總是自晦而不自用之意與中庸卒章  
義同跡義云既有渾然之德又有自然之理此所以為文王也  
○朱克升曰不大不長皆有深潛不露之意在○薛方山曰不  
大不長詩人員活之詞不是猶有聲色夏革存也○聲謂號令  
色謂威嚴夏謂侈大革謂絲更總是不自用其知識而所知



者一循乎天理一道說下所以著明德之實也。○顧隣初曰人心叢而中節處就是帝則着一毫知識便於心體上有所增損不得為順矣。○天理自然為則即是吾心本體非別有帝則在。○徐玄扈曰仇方句要看得大文王之仇天下之仇也故與師動衆為不得已。○張七澤曰謂崇為仇才者虎倡紂為不道肆行暴亂不遵方伯約束是與我為仇敵也。註引史記語似只以譖西伯之事目為仇國如此則文王之師乃為復讎報怨之舉矣且崇侯若无他罪但以其譖已故讎而伐之恐紂亦不能不也。又按戰國策魯仲連曰九侯鄂侯文王紂之三公也九侯有子而好獻之紂止以為惡醢九侯鄂侯爭之強辨之疾故脯鄂

侯文王聞之喟然而嘆故拘之羑里之庫百曰韓非子曰以智說愚必不聽故文王說紂而紂囚之淮南子曰文王砥德脩政天下二垂歸之紂聞而患之曰恐伐余一人乃拘文王羑里皆不及崇侯之譖左傳謂文王因崇亂而伐之亦不言譖文王而見伐也崇侯譖西伯獨見史記周紀豈以詩有伐崇之事而傳會其說耶。○徐儼菴曰伐密殺於私意伐崇殺於私仇故章首各以帝謂之見其一出於天而無所私也。○姚承菴曰可殺而殺之皆有則而不過。○朱子曰如伐密伐崇要說文王無意出做事不得已事勢自是不得已。○吳伯豐曰文王既戡黎又伐崇伐密已做得事勢如此只是尚不肯伐紂故曰至德



八章言伐崇之事雖始是懷之以仁終是斷之以義而原文王初意却非快爰縱兵但欲致其來附而全之故其動靜如此○孔氏曰左氏僖十九年文王聞崇亂而伐之軍三旬不降退脩教而復伐之因壘而降則似兵合不戰此云執訊攸馘必當戰矣蓋知戰不敵然後乃降○朱豐城曰閑閑徐緩言設之而不  
用也○鄒嶧山曰崇墉言言而曰緩政者任其高大不即攻也○黃氏佐曰連連為續屬有各司其局不奔突進擊意安安為不輕暴有各遵紀律不浪戰要功意蓋有事而殆無事然類馮程子謂暴明其罪苦之神明是也○徐徹弦曰無侮者謂王師不暴人皆畏服而無敢為應援之舉也無拂謂王師無敵人皆服從而無有殺貳之心也○又曰是致是附不溥崇民雖崇侯來附亦無不全其命也伐聲罪以討之也肆縱兵以攻之也絕殄其祀也忽滅其國也○張七澤曰忽如其亡也忽焉之忽



念其跡也感其園也○兼士舉曰感其子也感其父也  
 來州亦無不全其命也外舉罪心情之也舉猶兵心好之也  
 則亦無不難其心也○又曰長短是也其不專崇其難崇也



